

# 紅木林

· 沈 寂 ·



大衆



社

# 紅森林

· 沈 寂 ·

大 眾 出 版 社 印 行

1947

★ ★ ★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紅 森 林

著 作 人 ； 沈

寂

發 行 人 ； 丁

基

出 版 者 ；

**大 眾**

出 版 社

上 海 新 開 路 東 斯 文 里 四 三 七 號

印 刷 者 ； 正 風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新 開 路 東 斯 文 里 四 三 七 號

經 售 處 ；

上 海 福 州 路 復 興 里 四 號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大 明 書 局  
上 海 山 東 中 路 一 四 三 號

版 初 月 二 年 六 卅 國 民 華 中

★ ★ ★ ★

2000册

元

： 價 定



篇 上



箭似的！草海上飛馳過一匹駿馬！

四個雪蹄翻滾得撩人花眼……

大草原中，停有輛布篷馬車。一個衰弱的老頭兒靠了車轅，焦急地等着。聽得馬蹄聲，連忙用手蓋住眉際，向前張望。

那匹馬奔到近車身才來步遠，一蹶！前蹄撲起丈把高；一個年輕伙兒靈活地從馬背上跳下，兩脚着地，就狠勁把韁一收，馬跌衝得四蹄亂撲。

老人急躁地喊着：

『遠了？走遠了嗎？』

立在他前面的兒子，衣衫敞開了，挺出個結實的胸膛，一起一伏喘着，向老人搖搖頭，回身指一指來路：

『不多路，他們正歇着。』

『咱們快趕上去！』說罷，老頭兒蹣跚起脚尖，吃力地爬上車去，拋下轡頭來。

年青人一揮手接過，迅速把來套上。兩頭牲口不耐煩地在兩根轅木中踢着土。他把手在輪上

輕輕一按，霍的跳上車去，還沒着坐，就拉起韉子，狠勁在馬背上一抽——豁！兩匹馬，八條腿撒野似的在草原上飛跑起來。

車身震盪得很利害，布篷子，被風吹得向兩邊直飄哆。爺兒倆的屁股在坐板上震得發痛，身子時時被拋在空中。老人兩手扳住了車篷骨，回頭望望車輪，担心脫了軸，仰着嗓子喊兒子起得慢些，可是話聲被轆轤的車聲掩蓋了，一陣風吹開。兒子自顧一手緊握住韉，咬着牙，鞭尖在空中蛇樣舞着，一陣劈拍！

一雙馬，渾身冒出汗氣，豎起了鬃毛，狂奔着……  
莽莽大草原，在蹄下向後退去……

「爹爹！」鞭朝前一指：「他們！瞧！」

一片碧綠的草原上，有十來輛篷車，馬匹，數十個男女漢子，還有白花花一羣山羊，疏疏落落，似闊大的碧空中幾隻鳥和幾隻白鴿。漸漸近了，清晰了，看得見有人遠遠在面這面招手。馬還在狂奔，年輕的把韉擲給老人，一聲怪叫，跌下車去，一股勁兒在草原上同馬賽着跑，兩腿追過了八肢，奔到馬頭前，蹣身上去，撲在那匹駿馬的背上，把轆頭一壓，馬頭掙幾下，失敗地緩慢下來了，從那面人羣裏傳過來一片叫好聲。

他從馬背上下來，染了一身汗，衣衫透濕，氣喘地扶着轆木在一旁走，忽然把韉子一下打到地上，呼喝一聲：「停着！」駿馬昂起頭，嘶啦啦……一聲長嘶，果然停下來了。

洪老爹走過來，讚賞地拍拍他的肩膀：

『涼哥兒，真有一手。』

受了稱讚，露出了矜持的微笑，望望圍在前面的一幫人，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活兒，有的特地從篷車裏鑽出來，他們全呆立着，望着涼哥兒——那粗野得使人迷惑的小伙子。

涼老爹在車上喊着兒子：

『野牲口！快來扶我下車！』

涼哥兒待要回身，被洪老爹一手攔住，回頭對着老友：

『不用下來，咱們也該動身了。』就轉身向着大夥兒，兩手套在嘴上，大聲喊着：

『有車的上車，有馬的坐馬——！開動囉！』

似一聲霹靂後起一陣驟雨，經洪老爹一喝呼，大家叫喊着，追奔着，亂闖闖地去整理各自的卓馬，一會兒，疏散的隊伍又聚合起來了，車接車，拉成一條長線，羊羣被聚合了，咩咩……叫得震天響。

洪老爹笑着對涼哥兒說：

『小兄弟，把你的馬放下來騎着，幫我巡邏路，車子可由你爹管去！』說着，心急地奔開去了，一面走，一面拖長了聲音喊：

走囉！走囉！』



一聲，一聲，從後面一直傳到前面去，前面第一輛篷車上駕車的一聲喊，鞭一揚，動了，一輛動了，第二輛動了，全動了，馬蹄聲，車輪聲，嘈亂地在草海上散發着，一隊篷車的行列，在灰塵中，再再地向前伸去……

太陽散發着煦和的光，普照草原，在草尖上點染了一派金色，風來時，草動了，閃閃燦燦，似一片金色的海在泛濫……

車輪滾過處，深留下兩長列平行的車轍，漸漸加長……

涼哥兒跨着馬，威武地騎過來，騎過去，經過第五輛時，被洪老爹喚住了：

『小兄弟，不用太勤勞，歇歇吧。』

年輕人介意地笑笑：

『沒什末。』

『今天你們這末晚！大夥兒等了好久。』

『全是爹，』他把鞭子朝後一舉：『我大前兒個跟他說定的，叫他這次看管管家，別走遠地了，今兒個早晌他一下子又變了主意，我設了好一會，也拚不過他。等咱們趕到白茅山地，已不見了你們的影兒，他叫我先來看看你們，要不遠，咱們就趕來，合夥兒走倒底可以胆大些。』

洪老爹戟起指頭叱責：

『你倒是，你爹祇有你一個後，自然放不下心，你倒還冤他！』順手將鞭子朝馬背上一抽。

涼哥兒愛撫地用手指梳梳坐騎的鬃毛：

「我不是窺他，我看他老人家身子單薄，怕受不起鉤簾，路又這末遠……」瞭望地朝前看。

洪老爹提起木瓜甌來送到口裏，喝一口酒，噴着嘴，感傷地嘆口氣：

「說起來，咱們生養在這地的人才命苦！窮地方！出產不餓一家口。偏生前面還橫屍樣擱着這末個大草原，販貨出去，總得遠遠巴巴走上幾天……」

「老爹，這兒去周家集有多遠？」

嘴一披：「誰知道！加緊步子，五天可以到了吧！」

馬蹄撲着草原，草原上面響出蹄聲。撲、撲、撲……很悶沉的，似從草原底下發着聲。車輪噹噹咕咕的聽得人發煩。

老人亂揮着韁，嘴裏哢哢哢哢叨喝着，趕着牲口，「涼哥兒，這次你帶了些什末？」

「爹！還替太公公帶了幾件古器……」

嘆了口氣：「太公公更是命苦，出落得又大又長的兒子給土匪亂槍打死！」

「聽說，他那一次也是去周家集？」

「唔……」老人沉默半晌，「所以哪，剛才在白茅山地不見你來，我就担着心。我是頭子，路上有點癩兒的，我可担受不住。」他又把鞭指指那面趕着羊羣的兩個騎馬者：「他們夫由父子倆

又祇顧自個兒，今晌有了你，哼！」拇指一翹，「有名的一身好馬！有名的一手好槍！我可放下了顆心。」

涼哥兒謙虛地搖搖頭，笑笑。

忽然洪老像受了一針，跳起來：

「喂，涼哥兒，你帶着沒有？」拍拍腰部。

那個不懂，向自己腰部看一眼，張大了嘴：

「什麼？」

「槍！」

笑了起來，點點頭。涼哥兒從身後拔出支駁亮來，嬉耍地把槍柄上的金黃流蘇，打着圈兒，

一面得意地自言着：

「一氣能發九下哩！」

洪老爹要拿過來看看，才出口說了半句，前面忽然有一頭牲口在嘶叫起來，亂跳着。

涼哥兒插上槍，兩腿一夾，刷啦啦向前跑去。

是第三輛出了事。馬撒野着，掙扎着，想跳出車轅來似的踢着腿。他竄上兩步，揮起鞭子，在那匹馬前，豁！豁！豁！虛抽三鞭，不見用，又立刻收回來，把鞭尖打個圈，很靈巧地去套住了馬嘴，一收，馬倒退幾步，停住了。

他額上微微沁出了汗珠。撻起袖子抹拭着，無意地向那車上看一眼——兩眼一亮！

一個女孩子。圓圓的蘋果臉，一塊粉紅的布把頭髮包住，越發現得可愛，皮膚略黑，可黑得俏，一對秀麗如水的眼睛，驚愕地望着他，鼻子下一張迷人的小嘴。見涼哥兒替自己收住了馬，見他又癡樣地望住她，就骨的把頭扭回，謝也不謝一聲，還生氣地沉下了臉。把胸脯一挺，高舉了鞭子做出狠勁抽下去的樣子。

『喂！』一大聲呼喝！

她愛理不理地斜過去看一眼，只見那男子同她做個手勢，向她說：

『別這樣！不能太重！』

她憎厭地給他一個白眼，不去看他，依舊回馬頭狠勁一鞭。

馬痛得一仰頭，直向前竄。

涼哥兒來不及收回套在那馬嘴上的鞭，一失勁，被牠拖前去好幾步，險些衝跌下馬去，他連快一鬆手，把那鞭收回來。心中不由發怒，開口要罵。可是車子早過遠了。他夾着腿追上去，把鞭子舉到那女孩子的臉前：

『喂！你怎麼這樣不講理，我是好心，你反而施這一着，喂，你是那一家的人？』

那個女孩子一股勁兒沉着臉，自顧鞭着馬，披披小嘴，理也不理他，還一次一次斜過眼去向他翻白眼。

涼哥兒冒出火來，大喊：

『喂！你是個啞巴，還是生了啞瘋病？』

她咬一咬牙，故意在馬頭上抽一鞭，馬痛得嘶叫起來。她開口大罵：

『畜牲，你吼什麼！畜牲！』

豁——又一鞭子！

涼哥兒整了一肚子氣，咒一聲，氣吼吼地走開了，可又被她的姿色引誘着，他捨不得地在她銜車前後盤旋。貪饕地望望那嬌美的臉蛋兒，那苗條的身軀，她只狠狠對他睜着眼。還在他身後『呸』的吐一口涎水。

他回頭來看。

她又猛的一鞭子，借口罵着馬：

『畜牲，還不快走！你找你娘？』

涼哥兒一口氣塞上來，掉過馬頭就走。還聽得她在後面大聲冷笑。

他回到洪老爹車側，垂下頭，喪氣地一旁拽着韁。

洪老爹放下木瓜壺，向他問：

『那一輛？』

『第三輛。』

太陽正中曬炙着，馬身淌下汗來，吡吡的打着鼻氣。

那邊的羊羣忽然散開了，四面衝逃着。鍾家父子倆的兩匹馬蜻蜓似的一忽兒東，一忽兒西，盤旋着，追逐着。

涼哥兒默不作聲，心中暗暗希望洪老爹問下去，或說出來，可是那老人祇白顧喝酒，他終於忍不住：

「老爹！」

老人聽得喊，從木瓜甕的口子，騰出嘴來，對那個雲雲眼：

「唔？」

「第三輛是誰的車？」

「是鍾大山家的。第二輛也是。」

「不是吧，趕車的是個女孩子嘛！」

老人一下子看透了對方的心意似的，笑起來。

涼哥兒被他笑得莫名其妙。

「你，你，嘻嘻嘻嘻……」他笑得把木瓜甕也丟了，眯着紅絲眼睛，「是不是看中了那娘兒？」

？」

「老爹真是！」涼哥兒假裝生氣地皺一皺眉尖，「說正經的，我爲了這娘兒……！」

『這娘兒真俊，不是？』

『她真凶！一點也不講理！』

『怎麼？你吃了她虧？』

『哼！』

『這女娃子也太野了，難怪小山要說她像一頭豹，碰她不得！』

『她是小山的什末人？』

『表妹。』

『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老人抽下一鞭，捏韁的手酸了，套進肘裏去：

『我也頭次見。聽說她的娘剛死。』

『爹呢？』

『早死了。』

『她今後跟他舅父過了？』

『不是。聽說她娘斷氣的時候把她托給大山，要他帶到周家集去……』

『去周家集？』

『唔，把她送到夫家去。』

涼哥兒沉默了。半晌，又淡淡地問一句：

『他夫家在周家集？』

老人把脚一蹬：

『啊！我不是說過了嗎？把她送到周家集！把她送到夫家去！你怎麼一下子「鈍」得這樣？』

涼哥兒碰了釘子，就沉默下來。

洪老爹忽然斜着眼珠，瞧着馬上的年青人：

『小兄弟、你心裏捨不得？』

那個一嘟嘴：

『老爹真是！』

『我真是？你倒「真是」呢！小兄弟，我告訴你說，這種野女娃子你別惹她，她好起來像一條蛇，繞住你，迷住你，敲攪得你失魂落魄，什末也不想做，一待她發狠起來。就像一頭豹，狠心恣恣地亂咬亂嚙，把你的命也會害掉！』

年輕人搖搖頭：

『我可……』

忽然，啊！啊！——那邊傳來喊聲。



兩顆頭立刻劃過去，只見前面奔着一頭羊，小山騎着馬急追着，眼見追到了，一等下馬去捉，又被骨碌逃走，越跑越遠，他追得氣喘，發急地叫着父親。

涼哥兒一拉韁，嗖的！縱馬出去，幫着去追那隻白羊。……

大家把眼隨着他——

只見他漸漸追近那隻山羊，更近了，追上了，他的馬輕輕在羊身旁擦過，只聽得咩咩……一陣急叫，羊不見了，他朝前衝幾步，撥回馬頭，那白色的動物已在他懷抱中掙扎着。

小山抱着拳向他感謝，大山也老遠的對他翹翹拇指，說：

『涼哥兒，麻煩你，把牠繫到車上去吧！』

他一手抱羊，一手握韁——鞭子用牙齒咬住——夾夾腿，走到第三輛車傍去，那女孩子敵視地看他一眼，悶聲不響，把條繩往地上一拋。涼哥兒忍着，把腰灘下去拾……

乘當兒，那女孩子向他看一眼，抿住嘴要笑。

涼哥兒拾起繩，眼珠在她臉上掠過，她立刻把臉沉下來。

他把繩索的一端結在車檔上，另一端把羊的頸項一繫，喝一聲，把牠拋了下去。

拍掉兩手的灰塵，含笑地指着羊罵，眼珠溜着女孩子：

『哼！任你狠得像頭豹，在我涼哥手裏，你還是條小羊！』

噠！一陣辣痛，涼哥肩上着了一鞭，他猛的抬起頭，怒目大喊：

「你怎麼？」

女孩子把鞭一揚：

「我打牲口！」豁！一下抽到馬背上，車轆轆的向前走去。小羊被拖得急叫。涼哥兒再也受不住，夾一夾腿。

「涼哥兒！」

他連快把韁一勒，回頭看。

洪老爹在後面彎出身在向他招手。

他的馬，滾喇喇奔過去。

「涼哥兒，你去傳聲口令，叫前面停住——該打尖囉！」

涼哥兒應了聲，撒開馬蹄，在車的行列前後，馳過來，馳過去，大聲的傳着話。

第一輛車停下了，第二輛，第三輛，……全停下了。

各篷車裏的人全鑽出了，趕馬的把牲口的辮頭取下，牽到草地深處去。娘兒們搬出鍋子來，把松葉生成個篝火，燒着水，烤着乾糧……

涼哥兒把馬放到冷僻處，回到自己的篷車那邊，爹已經做成了篝火，熊熊地燒着。爺兒倆坐在一處，慢慢兒嚼着，嚼着。

涼哥兒只顧吃，一聲不響。父親和他說的話，有口無心地應着，却一句也沒聽進去。把眼光

放在草原上四望，總不見那頭上包裹着粉紅巾的人。回想剛才的情形，心裏憤憤的很覺難受，就丟去半個窩頭，站起來。

「不吃了？」

他懶懶的唔一聲，走開去，去找他的馬，心裏真想這時候能發狂的馳奔一次。

他垂着頭走，駱壳在他身後一幌一幌的擊着他臀部。他解開腰帶，把衣襟敞開，拭掉胸膛上的汗珠，讓風吹一會。

他抬頭看看放着馬的那邊，不覺一驚，一喜。

只見那匹駿馬上伏着一個人，一團粉紅色的東西在上面炫耀着。

他立刻停下來看着。

那女娃子把鞭子連連抽着馬屁股，馬只踢着腿，不肯走。

他望着那背影，那身子雖有些矮，可處處顯得靈活，苗條，一套杏黃衫褲很曲綽地配合她的身子。他越看越覺可愛，心裏熱辣起來，他忍不住放輕脚步，奔過去。驢馬三步遠，脚尖一用勁，霍的蹶上去，坐在她身後，兩手圍過去，一把把她抱住。

女的驚得嬌喚一聲，睜大眼睛，回頭一看其他，急得臉色灰白，一聲也不響，只拚命扭着身子掙扎。

驢馬也慌得亂踢蹄……

他的手鐵柱樣，別想掙得開。她的力氣用盡了，身子癱然地軟下去，胸脯猛烈的起伏着。

他笑起來。

忽然，他那手背上，一陣炙痛，他連忙縮回。就在那一剎那際，她骨的回身過來，用力把他向後一推——

一個倒栽，兩脚向天，從馬背上跌下去，還不及掙着起來，只見她在馬上咬牙切齒的向他頭部一鞭子猛抽下來！

他急忙用左手去擋——豁！一條血痕！立刻用右手去把鞭尖捏住，狠勁向自己一拖。女孩子也一聲驚呼，從馬上跌下恰巧跌在他身上。她羞惱地一骨落立起，伸手在他額上拍！拍！兩下。涼哥兒從地上蹦跳起來，衝到他身前，站得很近，兩雙眼珠仇恨地對視着。

兩個臉逼得很近，這次仔細地看了她：多美——由於粉紅色頭巾的襯映，面龐越顯得嬌艷而豐腴，灣長的秀眉下，兩顆眸子對他直視，圓圓的，水汪汪的惹人憐愛。小嘴一翕一翕，從口腔裏喘出熱氣，吐在他臉上，覺得溫酥甜香。一股熱流通過全身，微微有些陶醉，他的兩眼露出了溫柔。

「你這女娃子這末蠻！」

「是你惹了我！」

「你幹麼騎我的牲口？」

『我騎了怎地？』

『好！要你掉了牠一根毛，我涼大爺……』

那知女的把鼻子一哼，低聲罵一句：

『小雜種，什末了不起！』

涼哥霍的跳回來。

『你嘴裏在咀嚼什末？』

『你管不了！』

『我偏要你說！』涼哥兒一下抓住她臂膀，狠勁握着。女的兩眼冒火：『罵你，怎地？』

拳一揚：『你敢！』

她兩排小齒一咬，一連串地：

『我罵你個雜種！油渣子！爛屍！狗婆養的……』

涼哥兒氣白了臉，渾身發抖，忽然閃的灣下腰去，搶起地上的鞭子，高高的舉過頭部……

那知女的反走近一步，向他挺起胸脯，一拍：『你抽！』

他似石化了一般，瞪着他，忽然緊緊的咬一咬牙關，手一鬆，讓鞭子掉到地上，反身就走。

『喂！』

涼哥兒已走了十來步遠，聽得喚，回頭來看，見她兩手托了腰，笑嘻嘻的對着他。

他呆在半路上。

『過來呀！』

他不動。

她慢慢的走過去，在他身前立定，將他從頭部看到腳，把秀眉一揚，笑着說：

『人說你涼哥兒是鐵漢子，不受人欺。』

他鼻孔吼一聲：『哼！我是儼你，要別人……』

『要別人怎樣？』

他伸出一個胳膊，一用勁，肌肉塊塊堆堆地凸起來：『一把撻死！』

『幹麼不撻我？』

他朝她看一眼：『你，長得美！』

『美？嘿！』

『我捨不得。』他冷笑着說。

她仰起頭笑起來，兩排牙齒閃爍着。

『嘿，剛才你多利害，看我手上，臉上還留着血印子！』

她把頭一側，不看：『活該！』

他出神地望着她那藕白的後頸，不自禁地想把鼻子湊上去……

她忽然側過身來，他一時來不及後退，兩個臉輕輕一撞，都羞得臉紅起來。

『你做什末？』她詛他。

涼哥兒一時不知怎麼好，含糊地：

『我，我想聞……問你叫什麼？』

『問它幹麼？』

『以後好叫你。』

『誰要你叫！』

『咱們做個朋友。』

『我配不上，也不希罕！』

他眉一皺：『你這什末意思？』

『你理我，我不會樂死，你不理我，我也不會不樂死。』

『唔，』他眸子斜上去看天：『你是有了心上人囉，當然不希罕別人囉。』

『你說什末！什末心上人！』

『你不是到周家集去……』

『不許你說！』她生起氣來：『你再談這個，我可要走了。』

她故意動一動脚，被他一伸手攔住：

『別走，別走，我不說就是。……你倒底叫什麼？』

『紅娃。』

『紅娃，紅娃，』他側起頭唸一聲，『嘖，這名字很好，誰替你取的？』

『我爹。』

『咱們坐着談吧！』

他先就地坐了，她也在離二尺遠的地方並坐下，兩膝豎起，用手圍抱着。

風吹來，綠色的，大地的海起了微微的波浪。

『聽說你爹死了。』涼哥問。

『媽也死了。』

『你今年幾歲？』

『我……』忽然感悟到什麼地，眼睛一白：『你問這幹麼？』

『我爲你可憐，爹媽死得這末早！』

紅娃搖搖頭，紅巾隨着一擺一擺，感慨地；

『他們能早死就好了。』

『什末？』他不懂。

『把我……』抓起一把草，用力挨着：『我恨死！』



『恨什末？』

『這門親事！』

他的手一托，上身移近過來：『你不滿意？』

『我知道他們那邊看見了我，也不會滿意。我是撒野慣了的，我愛在這大草原上終日終夜的奔着，跳着。我愛騎馬，我愛打野牲，單父說我不像女孩子！』

『像一頭豹！』

她一呆：『你怎麼也知道？不錯，我媽說我像一頭豹，要我真是一頭豹倒好了，可惜我是個人，還是個女人！說起來一個姑娘家應該幽幽靜靜的，學針線，學燒菜，可是我不會，沒這個好耐性兒。我雖是個女人身子，胸口裏可有着顆叮叮噹噹響的漢子心，照不起那些沒出息的東西，人得有種氣，可要是誰強過了我，我也不甘心！』

『不懂你！』

『我是說：我喜歡那些強潑的人，可不許在我面前逞強！』

他懂得這話裏的意思，可故意搖搖頭：

『天下怕沒有這種人吧！』

她噗哧笑出來。

『笑什末？』

「有這種人，」她瞧着他，把手指輕輕同他鼻子上一指，「你就是。」

「那末你喜歡我這種人？」

「呸！」她同他啐一口，紅了臉，回過頭去看那邊，「他們快起程了吧，咱們得回去。」說着，立起來，但一隻手被坐着的涼哥兒拉住了。

她掙着：「怎麼啦？」

「不讓你走！我要你說。」

「說什末？」

他兩眼透露着祈求的光芒：

「咱們，咱們做對好朋友。」

她只是笑。

他霍的跳起來，把她的手握得很緊：

「紅娃，我要你答應，今兒個晚晌，歇車在那兒，我打口哨給你，你得出來，你得出來！」她帶笑地披一披嘴，伸手去捏他鼻子，狠勁扭兩扭，一掙脫身，拾起鞭子，就蝴蝶一般飛去了。

涼哥兒望着那苗條的背影，笑着兀自搖搖頭，撫摸一下疼紅的鼻子，心裏高興得不得了，回過身走近馬背後，霍的一蹤，騎到馬背上，鞭一提，腿一夾，騾馬滴溜溜打個旋，擺開四蹄，狂

奔而去……

被踢起的塵沙，混污了空氣，又悄悄的躺下，宛如海面上的夜霧，逐漸褪失……

忽然整個大草原被一個巨響震動了——車輪聲，馬蹄聲，人的號喊，馬的長嘶，羊羣的喧叫。

一匹小犛受了驚，一跳一跳逃到草叢深處，躲藏着，兩目炯炯，側了頭像在傾聽。

那個組合的紊亂的巨響，從彼處漸漸地逼近，經過，過去，漸漸的由震耳而模糊，由模糊而隱約，輕了，輕了，向很遠的很遠消隱下去……

大草原上漸歸寧靜。一陣風來，大地的海索索悉悉的起了泛動。彼處，草海的邊陲線上還能看到那最後一輛布篷馬車已縮小成一個黑點，晃幾晃也很快跌到海底下去。

不再有什末來蹂躪嬌嫩的草原，即使有一二小獸奔躍過，也只感到微微的爬搔。它疲倦了，似一個很大很大的人，向天仰躺，對太陽望着。

太陽偏斜了，太陽西側了，太陽落山了……

夜幕密密下沉……

千顆星，萬顆星，擁着一條銀河，在藍空現出。

月亮一下子滾出地面，散出燦爛的白光，羽紗般籠上整個草原，靜靜的，漫漫的，大地顯得更柔軟。

經過一天的奔波，揀塊濕地，大家停止了進行。把十幾輛布篷馬車一輛接一輛的圍成一個圓圈，把馬匹圈在中央。人們在地上掘個坑，生起篝火來，在上面燒着夜餐。

鍾大山家因羊羣的關係，篷車離大夥兒四五十步左右，獨自的停在一邊，用木椿打入土，一個一個打成個圓形，然後把繩四面圈過來，把羊羣圍在裏面。

羊，經不住月光的柔撫，很溫和的簇在一處。

那邊，涼哥兒心不在焉的吃完了晚餐，喂了馬，進車去換了套衣服出來。

他爹正和洪老爹並坐在地上，背靠着車輪，兩個人一人一杪旱烟管，吸着烟，談話着。

「涼哥，來坐會兒。」洪老爹笑着喊他。

他只得在他們身旁停下來，一手托住轅木：

「您們談着什末？」

「閒白磕。你不坐下？」老人移移身子，讓出一些地位，用手拍拍，意思叫涼哥兒坐。

「不了。」

他爹一面吸菸，一面把兒子眼上眼下的看看：

「還穿得這末整齊幹麼！快進車去睡吧，慢的起來替你大叔接班，巡巡野。」

「睡不着，」他嘴裏隨便的答一句，焦急地回過頭去看看鍾家停車的那邊，「爹，我想出去

走走。」

『別去啦！』

『一會兒就來的。』

話沒說完，早就從轅木下鑽出去，聽得父親在喃喃的咒他。

他回過身來做個鬼臉

月亮紅洞洞的，猶如一塊鮮肉。銀光四瀉，照得整個草原閃閃有光，極眼望去，無限……無限……直到天幕銜接處。他心頭熱辣辣的，有些發盪，性急地加緊着脚步，奔幾下，緩了下來，奔幾步，又停了下來，望望那邊：——

繩圈中的白羊，互相偎擠，走動，似大地之海上泛着白浪。兩輛布篷車靜靜的停在一處，月光把它們放大地映在地上，斜斜的一塊，布篷內漏出一絲光亮，風吹着布篷一張一合，那光亮也隨着變粗變細……

他越走越近，離開約摸有十來步，他立定了，微微蹲下身，兩眼直瞪那邊，玉圍着嘴，吹出一串口哨，一聲接一聲，幽幽地，很有韻律地……

只見那後面一輛的車篷裂開了，透出很大的一塊亮光來，一條人影一幌——又一幌，亮光立刻消失。

他凝神地向前看，只見那車子仍靜止着，月光下並不見那戴紅巾的苗條的人出現。

他驚疑了一會，又圓着嘴噓……噓……的吹哨起來。

有誰在他肩上輕輕拍兩拍。

他立刻想到是誰，故意慢慢的笑着回過身去。一看，却呆了一條偉岸的身軀直豎在他前面，兩眼惡狠狠的瞪住他。

『鍾家大叔！』

『唔，』他冷冷的應一聲，『涼哥兒，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不爲什麼。』

大鼻孔裏哼一聲：『不爲什麼？那末又幹麼到這兒來？』

涼哥兒眼一翻：『躑躅，躑躅。』

『你分明立在這兒！』

『我看月亮！』

忽然大山像餓虎撲羊的，兩隻大手在涼哥肩上一抓，一個字一個字地從齒縫裏迸出來：『你不在打口哨？』

『你管不了！』

『你向誰吹？』

『你管不了！』說着，他把大山的兩手從肩上拔下來，用力一揮……

大草原上，兩條黑影，候的分開了，那較矮小的，朝前走去，另一條立刻追上去一把抓住，

扭着，拚着，忽然一串響亮的涼哥的聲音拋向空中：

『拉扯什末，去就去！』

一條黑影很快的直朝車圍那邊走。

另一條黑影緊緊跟着。

那依坐在車輪旁的兩老人，成了兩團黑塊，只有二粒烟火在閃紅着。

一條漢子打轅木下鑽進來，氣吼吼的在他們身旁一立。

『爹！』

等涼哥爹同洪老爹抬頭看的時候，鍾大山的身軀也出現在他們眼前。

『涼哥，你自個兒說！』

『我沒說的！』

涼哥爹不懂地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幹嗎呀？』

洪老爹立了起來，把手中的烟桿一搖，桿頭上的紅火在空中劃出一條紅線：『大山哥，有什

末事，坐着談吧！』

三三兩兩的，有人從四面走過來聽。

大山把兩手輕輕一攤：

『涼哥爹，咱們是放下拐棍兒作揖，老交情了，幾十年頭兒的合夥，河水不犯井水，見面沒

沉着臉的。可是，涼哥爹，今天我不能不找你來說話。我鍾大山現在雖然破落，還重着門風。我大姊臨死把外甥女托給我，送到她夫家去，紅娃這女娃子長得野，她夫家也是周家集說得響的大戶人家，有點兒嚇的，我担不了。可是，「他把手向站在一旁的涼哥一指：『你涼哥兒不知存了什麼心——』」

涼哥兒逼近來，一條臂影在空中一揚：『你說話乾淨些！』

一粒火光，流星似的打上那臂膊，是涼哥爹嚴厲的聲音：

『別岔嘴！』

來聽的人越集越多。

『大山哥，你說下去。』

『在七十三里地打尖的時候，我家小山親眼看見你涼哥兒跟紅娃在一起坐着，談得很久，還拉扯她的胳膊，紅娃回來，我看她頭髮蓬鬆，衣衫摺縐，紅着兩個頰兒……』

大夥笑起來。

涼哥爹的臉很陰沉。

大山向衆人攤攤手：

『衆位父老兄弟，你們想，能不叫我滿肚子生疑？這也算了。到了晚晌，我叫小山看管住蓬車，不讓紅娃出來——』



涼哥立刻懂得，恨恨地咬一咬牙。

「我在四向巡野，果然，涼哥兒，他一個人在草原上往咱們這兒跑，離十來步遠，打起口哨來，涼哥爹，你也是重德氣的，掉手是你。你受得住？我就要他回到你這兒來，順便向你訴說明白，省得將來一旦出什末岔兒，你要說我不先通知你。」

空氣異常的沉默，嚴肅，月亮刻劃出一條條人影。

烟桿上的火光熄滅了。

「涼哥爹，我不怪你，咱們做長輩的，祇生養兒女的人，不生養兒女的心，可是，天地君親師，上下總得有一個，不應瞪着眼看他撒潑，別人管不着，涼哥是你的小輩，好壞是他，管教可在你！」

這一連串斬釘截鐵的話，每一句變成一個鐵錘，打在涼哥爹的心上，他的手指腿膝有些冷麻，他不能寬恕兒子，可更不肯讓別人在衆人面前對自己骨肉說一句壞話。他沉着地望望錘大山，不響。

大山見他毫無動靜，又見涼哥兒在一旁仍舊虎氣昂昂的，他捺不住一肚子的氣：

「涼哥爹，你一家教！總得有！」

那老人臉一冷：「我知道！」

「我等着瞧哪！」

老人的臉越發難看，洪老爹屢在中間，擔心地看看涼哥，又回頭看看老人。  
只見涼哥對着兒子把烟桿一舉：

「畜牲，替我滾進去！」

可是涼哥還不服地要說什末，洪老爹趕快趕上，兜腰一攔，湊了耳朵說了些什末，眼珠朝這邊臨兩瞞。那年青人狠狠地對大山瞪眼，鑽進車篷裏去了。

那一大堆人仍圍着不散，三個老人被圍在中間。涼哥爹陰沉沉的塞了一團烟絲，燃起來。

「怎麼？」大山在一旁大吼起來，「你這就算了！」

烟桿一擺：「你要怎地？」

「你不管教他？」

「咳！你不說過管教在我？」

「你護他，好！可是老哥，這次你不在衆人前管教，以後你涼哥再犯岔，你可休想站出來說話。」

「得，涼哥若對你再有什么不聰明的，隨你把他怎麼處置！」

大山踏前一步：「老哥，你一句句都要有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

涼哥爹冷冷的笑起來：「老哥，你看，」撫一把鬍子，「我活了這大年紀！」

洪老爹屢在中間，勸慰着：「大山哥，算了，爲了兒輩犯不着反老臉，大家息息嘴，同路的

夥兒，每天要見面！」一面說，一面把大山推開去。

大夥兒隱約地吐出一些話，也疎疎落落的散去，丟下涼哥爹一個子在場上，空氣異常的肅靜，他僵立着，稍微有些氣喘，烟桿的火點將熄去，剩下一粒火星，他下意識的拿到嘴裏，一口一口猛吸着，烟散發出來，白乳乳的，在他眼前一陣，一陣，裊揚過……

在烟霧後洪老爹的臉模糊地現了出來。

兩臉相對，四顆眼珠憂鬱地對望着。……

對望着，幼年早過去了，像陣烟，青年和中年也過去了，像陣烟，老年在繼續着，也在漸漸地過去，像陣烟在衰弱地泪流去，消淡去……

涼哥爹支持不了自己。

耳旁有洪老爹溫和的聲音：

「想什麼！老哥。上了年歲的人，今天不知明天事，管得了那許多？兒孫，隨他去，讓他們自己去闖！我們顧箴了一世不夠，還去替下輩擔心？」

「洪老哥，我是鐵硬錚錚的，被人說一句壞話，我受不起。」

「事情來了推也推不開，被人說句壞話也祇得由人說。」

涼哥爹嘆口氣。

「算了，」一隻手去拍拍他的肩，「到明天再說，進去睡吧，明兒個得起早趕路。」

一朵浮雲游過，蓋掩住月亮，大草原立刻沈暗。

『你，該去息着了。』

『唔，我還得去巡巡。』

『要不，叫涼哥兒出來替你。』

『不了，我等一回會來喊他的。』

涼老爹敲去烟灰，和老伴點點頭，進車去了。

浮雲游過，月光又罩下來，白渺渺的。大草原似床，月光如羅紗帳，近近的圍住你周圍，伸手去抓，一滑溜飄開了。

洪老爹拖着孤獨的影子，圍着車圈走一周，又踏上高地去四周瞭望：——

日間的大草原宛如年青漢子的臉，黃金色的，緊張，粗野，莽莽蒼蒼。一到夜，靜了，猶如婦人洗去了脂粉，銀白色，淒涼，迷朦朦的，風吹草動，一縷縷，一噓噓，低低抽泣。

洪老爹坐在地上，用銅片打着火石取火，吸着菸，一筒又一筒。不時的眯着眼睛看看那一輛一輛停着的篷車，看得眼酸，才低下頭去。就在他低下頭去的時候，一輛車上的布篷輕輕一裂，一條黑影竄下來，一閃，一閃，打他身後閃過去，他一些沒覺到。

那黑影走得很輕，似一隻燕子低低掠過草原，直向鍾大山篷車的那向走去。

涼哥兒！

他走着，走不了幾步，霍地停下了，圓睜兩眼，驚覺地預感到些什麼，過後繃繃眉尖，依舊向前走去，剛提腳，又停住，很敏捷的身子朝地上一撲，把左耳貼着地面。細聽一聽，立刻跳起來，狠命的往洪老爹那兒奔。

洪老爹也看見他了，驚疑地從地上立起。他奔到身邊，對老人輕輕說句什末。老人立刻張大了嘴。兩人同時伏到地上去聽，洪老爹朝涼哥點點頭，說句什末。

兩條黑影子閃的分開了。

草原上掠過一陣風，樹拉拉，增加了緊張的氣氛。

涼哥如一條瘋狂的狗，撲進人家的車篷，一回兒，又跳出來，向另一輛撲，被驚動的，都張了紅絲眼，頭伸出來恐怖地張望一下，立刻縮回去，不到一會功夫，人都集聚到草場上，互相對望一眼，各自慌忙的去牽馬，去整理轡頭，人影子穿來穿去——急促的腳步聲，草動聲，馬嘶聲，馬蹄聲，上轡聲，人們急急的談話聲，互相低低的響應……大山那邊的兩輛也趕過來了，羊羣起了騷動。

沒有號令，沒有口哨，行列在默默地連成。

鞭子像十來條蛇，在月光下旋舞。

馬狂奔，篷車向前狂馳，篷車的行列向前狂衝——如一條蟒蛇受了驚，慌張的逸去。

趕馬的都自顧兩眼瞅住前面的馬匹，不放鬆的抽趕着。鍾大山驚似的在草原上橫衝直穿，趕

逐着羊，有的把坐位讓給妻子，自己提了一支土槍，揀開篷角等待着。

涼哥兒，小山和另一個青年伙兒，腰際旋了「子母帶」，騎着馬匹，跟在行列後面，戒防着，不時潑啦啦的去四向迴旋。

浮雲吞食了皓月，灰塊的邊上鑲了白，有些透光。大地暗了，吹來的風也似乎陰鬱些，草叢悉悉響個不停，像在催促他們快走。

拍！

遠處，黑暗中亮起一朵火花。

他們不理，兀自趕着車，心臟起了跳擊，只一股勁兒朝前衝。

拍！拍！拍！拍！

涼哥兒他們讓行列過去，放慢了馬蹄，閃的從腰間抽出鎗，把子彈推進鎗膛，一手牽韁，聚精會神的向鎗聲那邊迎着。

行列去得不遠，還能聞得宏響。

前面的槍聲密集了，在他們眼前開出一朵朵火花。

他的手指按上機板。

馬蹄聲漸近了。

涼哥兒輕捷的把身子伏到馬背上，瞄準着低低喝一聲，對一條逼近來的影子一鎗開去。

拍！一聲慘叫！一條人影跌下草原。

一匹馬影撲起前蹄，「嗚嘶嘶……」，逃竄了去。

另一枝槍也開火了。

草原上接連滾翻了幾匹馬。

那邊放起排鎗來，子彈向這裏急矢似穿割着。刺破藍空。噓！噓！作聲。在他們頭上雨點似的滴下來。

涼哥兒眼見漸漸站不住，他招呼三個夥伴先行，留下自己獨個兒，夾緊腿，駁馬箭似的向左一衝，把駁壺橫着一掃，回身過來又向右衝，又一連九下。他獨個兒在虛揚着放排槍。

那邊也似乎受了驚，疏朗下來。

他腿一夾，朝前奔一陣，忽然把韁用牙齒咬住，從腰中另拔出一支，兩槍並着，顛三顛六，顆子彈帶了火綫射出去，四向竄起回聲。他趕緊把頭朝後一仰，撥回馬頭，刷啦啦逃去……

回槍在他背後追來。

他伏下身，拚命的趕，左右兩旁的草原，直回後退，很快，撩人眼花，迷糊地似覺得一條洪流在腳下翻滾。

他漸漸的追上了行列。行列還繼續向前狂奔着。他向小山一招手：「瞞住後面！」

自己奔到洪老爹車旁，只見洪老爹動着嘴唇，聲音可被巨聲掩蓋了，聽不出在說什麼，老人

把手蓋了嘴，大聲的問：

『他們人數多少？』

『很多！』

『不知是那一路的！』

搖搖頭。

行列後起了幾下槍聲。一匹馬趕上來，把涼哥的肩一撞。氣喘的聲音：

『涼哥！咱們被「砸」了！』

涼哥着了慌，朝旁一看。月光下，離他們行列有三四十步遠近，十多匹馬在飛跑，向左一看，行列的那邊也是十來匹！

左邊放來一排排槍，似一串火球在暗中翻滾過來。行列中的一輛，「砰」的一下開過去。立刻，右邊也放過來一排槍。

涼哥，慌忙伏下身。

洪老爹在上面大聲命令：

『涼哥你們分開守住兩方，各車主，大家快幫着勾火！』

兩方開着槍，子彈交織着，火光在空中對流，嘈吵，嘈吵的刺着空氣，右方的攻勢更是猛劇，由涼哥和另一伙子——二花把守着。涼哥跨着馬匹，如一個鐵球，虎刷刷的狂奔過來，狂奔過



去，忽然滴溜溜一個轉，嘩、嘩、嘩、嘩、身前冒出一串火球，又閃的躡出去。

對面一陣鎗來——空落在草原上。

行列在雙方夾攻中，拚命向前進，上空密密罩着彈火。

到處是羊屍。

車上的人瘋狂了，鞭子瘋狂了，馬瘋狂了，鬃毛似鬼髮，四散跳潑，車輪歪斜的。

執槍的，瞄準着，見一條影子，就勾一下鎗機，一手不斷地裝着子彈，身子被震得左一幌右一幌。

涼哥不放心着父親，撥回馬頭往後走，還差三四輛，頭上起了一陣急雨鎗！他連快伏下身讓過，車上起了一聲驚呼，涼哥吃了一嚇，立刻仰看身，只見車篷上如蓮蓬頭樣的打了十來個密密小洞。他口哨一聲，去着嗓子喊：

「有傷了誰？有傷了誰？」

車篷裏鑽出一顆頭來。

「哦，涼哥！」一付哭臉，「我的酒壺被他們打破了！」說罷，又忍不住破口笑出來。

涼哥笑着，用槍指指他：「你這傢伙，嚇我一跳！」

「你爹好嗎？」

「我是要去……」

話未完，那老頭尖喊起來：

『涼哥！快！』慌忙的手朝前邊一指。

那個骨的扭過頭去。

一匹馬，凶莽的，直向第三輛篷車奔去！

他急出一身冷汗，回過身，兩腳把馬肚子一夾，潑刺刺趕去。

只見那馬匹奔近那篷車祇十步遠。馬上的人影一昂。一條鎗舉了起來，篷車上，紅娃極叫了一聲。拍！一簇火線直刺黑影，那土匪翻身落馬，馬脫了韁，直向前奔。篷車轆木裏的馬，一受驚，也狂跳起來。

涼哥把鎗一插，蹣過去。

馬把轆木震得格格響，左面的車軸裂了開來。

涼哥趕上，兩腳踢去踏，身一捲，伏在馬背上，憑空跳到車上去。敏捷地把當賊過去的紅娃一把抱起，唿哨一聲，他的騎馬貼近車旁，他又縱身一躍，跳回到馬上。

剛着騎——空！——降！——一聲，篷車脫了軸，向左側倒下來。一個傾滾，車輪滾着。後面的車輻，急急煞住，繞着過去。

涼哥奔開幾步，朝後看，那覆車已在熊熊的燃燒起來。

『涼哥！』洪老爹失神地大聲喊：『那家的車？』

『大山家的！』

『紅娃呢！』

『我接過來了！』

『好！』

火勢隨着風，猛然起來，劈劈拍拍，把大草原照得通紅，火舌舐紅經過的車子。

土匪們逼近來！蹄聲逼近來！槍聲逼近來！

行列，發狂的前奔。一面圍着火，似一條火龍。

『我看爹去！』

說罷，就向自家的篷車衝。

涼哥爹半衝着身，滿頭是汗，瘋了似的把鞭亂抽。

『爹！』

他呆了呆。

『你！方才那輛……』

拍！拍！拍！拍！

槍聲更近了，羊屍散滿着。

涼哥趕快把紅娃兩手憑空一托：『爹！快把人接去！』

老人一脚把韁踏住，撲出身來，伸長兩手，涼哥一用勁，把紅娃憑空拋到老人手上。

撥過馬，一閃眼兒，竄開去！他去協助着另一個伙子。纔趕到一半路，只見那夥伴在前面翻下馬來。

他急忙趕上去，跳下馬，把他一把扶起。

『涼哥！』那伙子嘴角上淌出一流血。見了他，親熱的把他抓住，喚着：『涼哥，別管我，我，……我爹托你照管，多多……』

嘴角拽了拽，兩個眼珠朝上插，僵了。

他只得放下，很快的把子彈帶剝下來，旋在自己身上，對那睜大兩眼的死臉狠勁的看一眼，撇開臉，跳上馬去。

抬眼一看：七八匹馬正潮水似向這邊湧來。他上了兩膛子彈。韁一收。身子一歪，隱到馬肚邊，咕着，把槍管擱在馬背上，馬橫裏一奔。火彈拉長了紅光噴射出去。一下搗到五個。他又跨上來騎坐着，見一個，勾一下機扳。失了主人的馬，四散亂奔。

剩下的，漸漸敵不住，向後退去。疏疏落落黑暗中朝天放了幾下槍。

土匪們在黑暗中消失了。

涼哥噓了一口氣。

回頭望望火燒着的篷車，遠遠看去，祇剩了一小塊紅。

槍聲沒有了，只聽得行列急促的奔跑聲。

小山同另一夥伴繞過來，涼哥急急迎上去：『小山哥，你倆安全？』

『小山臂上帶了花。』

那個左敗了臉，無神的看涼哥一眼，一句也不說什麼，趕馬向自己篷車奔去。

涼哥兒望望他背影嘆口氣。

行列，像一條困倦的火龍，經了千孔百瘡，再也爬不動，緩了下來，停了下來，零零落落的，很紊亂。

人，都從車上跳下，婦人們苦了臉，一見別車的夥伴，忍不住傷悲，咽咽嗚嗚哭起來。男的察視着篷車上的損失，包紮着傷口，數十個臉上，一夜之際，加添了多少皺紋。眼眶裏不斷的孕着淚水。

東邊升起一條銀灰的光，在漸漸擴張。

大山爺兒倆回頭去收集羊屍。

大家垂頭喪氣的坐在草原上，像數十尊石像。他們呆呆的醒着，但他們還在夢中，眼前依舊是千紅萬紫的火花，依舊聽得出劈拍的槍聲。

忽然，一個老頭搖搖擺擺走來，兩手朝天舉着亂晃着。嗓音變成了羊鳴，悽慘，哆嗦地：

『好，我報仇！你！是你！打死我兒子！』

……老爹！」  
一下子撲到一個婦人身上：「他是好孩子哪，他說、他說、叫你們好好看待我這個老爹！啊」

又搖搖擺擺衝去……

大家把臉投向洪老爹和涼哥。他兩個臉也是憂傷的，還帶着陰沉。

『洪老爹！』

『唔。』

『你看他到那兒去？』

『說不定找他兒子的屍首！』

『我去攔住他。』

涼哥要追上去，却被洪老爹攔住了：

『讓他去吧，怕他已經……瘋了！』

天已大亮。忽然，身後起了馬蹄響。

大夥兒臉色灰敗，驚愕地從地上站起來。

『誰？是誰？』

涼哥一手在腰部搭住槍，兩眼凝神一看：

『怕是大山爺兒倆吧。』

『唔，』洪老爹點點頭，『他們方才看車去。』

『這次他家損失最大。』

『可不是！』

兩匹馬直衝向這兒，一勒住，竄下兩個人，大山瘋瘋癲癲的過來，喉嚨成了啞，攤着兩手；

『洪老哥，咱們完了，完了！車燒成了灰，紅娃連根骨頭也找不着，我……』

洪老爹朝涼哥看一眼；『大山哥，你家紅娃沒遺棄啊！』

半驚半喜的：『你怎麼知道？』

小山也擱上一句：『我明看着篷車着火的。』

『被人救了。』

『被誰救了？』

洪老爹又看看涼哥，見他把頭低下。

『來，我領你們去看。』

說罷，他打頭，大山父子倆跟在後面。有些人也擁了過去。涼哥，沒精神的，一步一步拖。

他們停在一輛篷車前。大山一呆：『是涼哥的車！』

洪老爹笑笑：『可不是，咳，涼哥爹呢？涼哥爹！涼哥爹！』

老人從草裏鑽出來，一看，這末多人，大山，小山，——立刻收斂起笑容：『有什麼事，老

哥？」

「她醒了嗎？」

「誰？」

「紅娃哪！」

老人兩眼一睜：「誰是紅娃？」

「噢，在你車裏躺着的哪個……」

「什麼？是……」

涼哥爹說了一半，大山搶上去，一把抓住洪老爹的手：

「老哥，紅娃是那個救的？」

「涼哥！」

臉一沉：「現在在那兒？」

「在車中！」

兩眼對老人一瞪，嘴角露出一絲笑，陰陰的，走近老人去一站：「大哥，昨兒個你出口大言

該怎麼說？」

涼哥爹不響。

「你兒子救了她，謝謝，可是，咱們是有言在先，紅娃跟你涼哥，誰也不准挨誰一下，佛掙



一支香，人擰一口氣，是漢子，該照着做，他寧可眼瞧着她死！人冤不了他！今兒個，你兒子賠了她一條小性命，我不是反說壞話，不但不謝你，還得跟你拚理。涼哥爹，你涼哥怎麼這樣賴歹，死繞住紅娃，他倒底存了那股子心！」

涼哥爹立在車上，氣得兩眼發白，雙手抖起來。

「大山！我告訴你說，救她的是我兒子，我不知道，涼哥也沒有告訴我她是誰，她也還剛醒，沒開過口，我要早知道她就是紅娃，不但不讓她上車來，就說上了車，看我不把她一把推下去！」

「說了得做到，做不到沒有說的！」

「你要怎地？」

「這得問你！」

老人衝進車篷裏去。大家呆看着，低聲的——

有的說大山不講理，有的爲涼哥爹不平。

只見車篷又一掀。

涼哥爹向外一衝，手一拉，一個踉蹌，紅娃跌翻出來。

他手指着她，惡狠狠的：「妳！替我滾！」

小山霍的竄過去，破口大罵：「你這老頭兒，這末蠻！」

『我蠻了，你怎地！』

小山手拉住轅木，要趕上去打。

人圍一散，涼哥兒衝倒前面，把小山領子一抓，揮在一邊。

『好漢做事一人當，不管爹事，你來找我說話。』

大山衝到他前面：『好，你逃不了！』

小山也趕過來：『今兒個要你洩洩氣！』

大夥兒亂了，洪老爹拚命的勸解。涼哥爹呆立在車上。紅娃捏緊兩個拳，要跳下來。

涼哥左右一揮：『你們待要怎地？』

『管教你！』

涼哥兒挺胸一笑：『你說，憑你什麼？』

『憑你爹一句話。』

『他說什麼來？』

『今兒個出岔，他任我處你。』

『幹麼？』

『你「戲」紅娃！』

『有證？』

『她打你車裏出來。』

『我是救她！』

『哼！媳婦燒香，假扮正經，誰不知道你是無賴！』

趕上去，拍！的一下耳刮子：

『你說什麼！』

小山閃的拔出槍來。

大夥兒湧了上去，洪老爹衝上去攔住。

涼哥大聲亂嚷：『張手見武器，你要怎地？』

牙齒一咬：『我——』又舉起槍來。

『小山，好漢做明事，你對我涼哥真有什麼饑不了的，咱們對槍對彈「拚」着！』

小山氣喘着，舉起那隻傷了的手：

『好，咱們「拚」！』

洪老爹拚命從中勸解，大山跟洪老爹沉了臉不響。

人們猛力的向裏面擠。忽然，嘈的一下散開了。

前面走着小山，後面涼哥挺出一個結實的胸膛。

他倆奔到大草原的空場上。

一片藍天上，塗了幾抹朝霞。人們都湧過去，把他們圍在中央。

「洪老爹！」

一個衰老的影子在草海上投過。

「洪老爹，你作個中。」

他默默的應照說話的涼哥。涼哥似一堆燃紅的火。

「二十步！」小山嚷。

「這些吧，四十步。」

涼哥點點頭。一雙仇恨的伙子，箭似的分開了。東，西，對站着。洪老爹替他們量着步遠。

涼哥昂立，向四面一看：一顆紅色的布巾在他眼前一跳，他驕傲地微笑一下。

洪老爹憂鬱地望涼哥一眼，慢慢的退去了。

人叢起了鬨鬧，立刻又靜下來，期待着，看着，聽着——

兩人各自拔出槍，上了膛。

涼哥站着不動。小山舉起槍來，心裏一陣激跳，激動得把不穩槍，一用勁，臂上的創傷刀割般痛，一槍放出去，子彈無力的在離涼哥十來步遠，着了地，爆起了土塵。

一陣呼喊。

大山在人叢裏對着涼哥，暗暗拔出了槍。

涼哥笑着，狼似瞪住小山。

小山臉色灰白，腿彎子發了軟，渾身顫抖。只見涼哥慢慢的舉起駁壳來，瞄準着，手指一勾——拍！一支火光直向小山射去。

誰都以爲小山沒了命。

那知涼哥勾機時，故意一抬，讓彈子穿到天上去。

全場起了巨大的歡呼，似潮水樣的，淹沒過嚇倒在地上的小山，湧到涼哥四周來。

『涼哥兒，』洪老爹的嘴唇也顫抖着，感動得說不出話：『涼哥兒，我沒想到，你……』

讚聲從四周拋來：你也一聲『涼哥』，我也一聲『涼哥』，大家圍住他如一羣臣子圍住一個被敬愛的國王。可是涼哥只敷衍地點點頭，他的眼光越過洪老爹，越過前面的人頭，找尋着，忽然急急地向前一衝，把人們往兩邊推開，很快的奔開去，奔到紅娃的身旁。

『紅娃！』他興奮地喊一聲。

『唔？』

『你看見了嗎？』

紅娃笑着，點點頭。

『你看我做得可對？』

『你把他嚇壞了。』

他驕傲地撲哧一聲笑出來：

『這小子！沒用！』

『他也不會饒你。』

『我纔不怕。』

洪老爹也趕了過來。

『老爹，』紅娃喊一聲，瞅涼哥一眼，紅了臉把頭低下去。

老人狡猾地向立在前面的一對青年睜幾下。

『涼哥，走了吧？』向後一指：『大夥兒等着。』

『好，咱們走！』

『涼哥！』紅娃在後面喊。

他回過頭來：『動身了，你快回車去！』

涼哥也點點頭，附和着：

『真的，回車去，在路上我會照顧你。』

紅娃皺着眉尖把小嘴一嘟：『不！』

兩個男人一呆，不憤地互看一眼。

洪老爹側了頭：『你是說，你不走？蹲在這兒？』



搖搖頭。

立刻把手指移到自己鼻子上來：『那末我的？』

『我想，我想騎馬！』

涼哥抱着手臂在一旁笑起來。

洪老爹臉色一沉：『紅娃！難道你沒瞧見？涼哥爲了救你，跟小山鬥起來。我要是答應你騎馬，你舅父跟我鬥，我可捨不得我這條老命。』

涼哥大聲笑着，拍拍老人的肩：

『大叔，你別擔心，有我。』

『你答應她？』

『唔！』

紅娃喜不自禁，去握他的手：『涼哥！』

老人見他們這樣親熱，假裝看不慣的樣子，咄一聲，朝地上吐口痰，扭着屁股走了。

『老爹！』

老人一隻脚走了半步，憑空懸着，回過頭來，衝着紅娃：『你還有什末新花樣？』

『我想問你借件東西。』

『問我？』



站在她身旁的涼哥微笑地插進一句：『這東西掛在你腰上！』

老人挨一摸烟桿，立刻皺起眉頭：『你要抽菸！』

她急忙擺擺兩手：『不是這個，不是！』

涼哥手一指：『在右邊。』

老人的手慢慢移過去，一下觸着了冰冷的槍柄，他一跳三尺高：『槍！』

兩顆頭同時向他點兩點。洪老爹咕嘟嚥下口涎唾：

『好吧，把皮帶解下來；拿來！』

紅娃高興得了不得，伸過兩手來接。

槍的流蘇一幌，又收回去：『可是，你得還我。』

兩個年青人都笑了。『眼着着那老人！——孩子一般的老人，扭轉身，綑着兩腿走開去，一面走

，一面向衆人喊：

『有車的上車，官馬的上馬！——走囉！』

涼哥伏下身替紅娃圍上皮帶，抬頭望着她，抱住她的腰熱情的喊一聲：『紅娃！』

『放手！』拍一下把他推開。他站腳不住，仰天一交。她掉身就逃。

他把手在地上，一托，霍的站起身，拍去灰，趕上去，向在慢慢移動的行列趕去……

他倆各自騎了一匹馬，在行列後跟着。

太陽已升得很高，似滾着的一團火，使人不敢朝大看，漫天漫地的滾散下金光來……

紅娃又把那紅巾繞上了，掛下一塊來，遮着眼，越顯得慳慳。不時地，像孩兒不放心口袋裏一塊糖，去揣摸着槍。腰帶束得很緊，胸脯更見得豐腴，抖動着……

涼哥的眼被吸住了。

她臉一紅：『有什麼好看？』

『我喜歡。』

她把身子那邊一扭，背朝了他：『偏不給你看！』

他把馬頭一撥，趕到那邊去看。

『不害羞，』她說着，自己却害羞地把頭低下了。

『紅娃。』

『什末？』

『小山幹嗎跟你過不去？』

『他恨我！』

『爲什末？』

『爲你！』

『我？』

『可不是？』

『他也看中你。』

點點頭：『他早就在口氣中露出來過，可是我答應他，我死不答應！他就恨我，要舅父這  
次把我送到周家集去？』

『可怎麼說爲我？』

『半路上跳出一個你，他眼看着你追着我，繞着我，而且，我也……』

『你什末？你也對我有意思可對？』

『咄！』

『他就妬我！』

紅娃點點頭。

『紅娃，爲了你，我險兒沒了命！』

『活該！』

『怎樣，你……』

紅娃一陣笑，逃了開去。

涼哥夾夾腿，向着她趕。貓捉耗子似的，一下子趕到了。他做出要撲過去的樣子，紅娃在馬  
上急得亂笑亂喊。

忽然，從身後的一輛篷車上傳來一聲呼喝。

『紅娃！』

兩顆頭同時扭過去：——

鍾大山昂立在奔動的車上，虎昂昂的，舉着鞭子：

『狐狸精，給我過來！』

涼哥在一旁冷眼看着。紅娃頭一擺：『我不！』

『你這死不要臉的！快過來！』

『不！不！不！』

大山大罵一聲，做出要撲過來的姿勢——涼哥身子一挺：『人家不要你管！』

大山的兩眼對他一睜：『你是誰？替我滾開！我的事要你多嘴！』

涼哥緋紅了臉，咬一咬嘴唇——『好！你看着！』

——說罷，把馬追上去，靠到紅娃身邊，紅娃尖叫一聲，騰出了蹬，一歪身跌到他懷中來，

他緊緊把她抱住，駿馬箭似的在草海上竄去……

紅娃的拳頭雨點似的猛插他的胸脯，嬌喚着……

他微笑着，回頭向行列做一個鬼臉，把紅娃抱得更緊些。

大草上，一匹駿馬，一對青年的男女……

馬的蹄子在草上翻滾，翻滾，一里，二里，五里……十里……

太陽含羞地把一半埋到草原下去，似一個嬌美的新娘，想躲開丈夫的偷吻。用草綠的帳子去遮住下半個臉……

那匹馬漸漸慢了來，停了。

涼哥俯下頭去看懷中的紅娃：她正悵悵地對他凝望，眸子內充滿了熱情……

他低低喊聲：『紅娃！』

那知她一掙扎，蛇一樣從他臂上滑下去，瘋了般直往前奔跑。

『紅娃！紅娃！』

她頭也不回，紅巾被抖動得鬆散下來。

涼哥急忙跳下來，趕上去……

紅娃跑得很快，在他前面漸漸逃遠了……向草原深處隱去，草長得齊人腰……

他拚命的喊，一面趕。一閃眼，那紅色的頭巾消失了……

他急得滿頭是汗，加緊脚步回消失紅巾的地方趕去：

『紅娃，快出來，這兒有狼！紅娃！紅娃！』

走到那個地方，不見紅娃。他急喊兩聲。沒人！

他急得要哭，放了嗓子又喊一聲：『紅娃！』

忽然，一隻野狼般的東西，凶猛地從他背後撲上來。

他慌忙回過身去，一閃，紅娃撲個空，跌到地上。

『啊，是你！』

他一驚一喜，眼看前面橫臥了個又苗條，又豐腴的美人，向他引誘地笑着，不由得心頭一陣癢，撲上去……

草原一陣亂視，傳出來紅娃一連串吃吃的笑聲。

『快放手！』

紅娃一擰身，從涼哥懷中滑出去，紅巾掉在草海上，一綹烏濃濃的頭髮披下來，遮住半個臉，水汪汪的眸子含情地斜視着他。

他蚱蟻似的跳了過去，依偎在她身旁，右手去圍住她的腰，她微微把胸一挺，兩對眼珠火般燃燒着。

他輕輕的喊一聲：『紅娃！』

紅娃惶怵着眼，從喉嚨底下應着：『唔？』

『我要你說一句話。』

『唔？』

『我要你答應我。』

她嬌美地把頭一側：「什麼？」

「你，」他把她擁得更緊一點：「你喜歡我不？」

她傻氣地搖搖頭，「不知道！」立刻撲咄一聲笑起來。

「你說，你說呀！」

「你呢？」

涼哥含笑地點點頭：「我，我要娶你！」

「呸！」紅娃的臉緋紅起來。

「我回答了，你也該回答我。」

「不，我偏不！」

涼哥假作不快的嘟起嘴：

「你真的不說？」

「我……」

「你是不喜歡我？」

她踟躕了，不知該怎樣好，有一句話在口裏，含羞地不能把它吐出，涼哥的眼火又那末逼人，她輕輕動了動嘴唇。

「你說什麼？」涼哥知道她在說話，可聽不清楚，「你說響亮點。」把耳朵附過去。

她笑着把頭扭開：『唔，我不說囉！』

『那末，』他去捏住她的手，『你要是喜歡我的，把我的手捏緊……』  
紅娃逃逸地立刻把手揮開去。另一隻比較粗大的手，蛇一樣追游過去，按在她柔軟的小手上。

涼哥的聲音：『我叫你三聲，三聲以前你得捏緊它！』

紅娃嬌羞地把臉藏進草裏，微微地閉着眼，望出去一片綠晶，如投在海底，如拋到天邊，整個的心失了自主，只清晰地覺得自己的怦跳，整個的身子如浸在夢裏：靜靜的奔躍，麻木着，跳動着……

耳邊吹來一股熱氣，接着一下溫柔的喚呼：

『紅娃！』

她閉上了兩眼。

『紅娃！』

他的神經突然緊張起來，手指只抖動一下……

『紅——娃！』

她一陣燃燒，渾身震動一下，一隻手百合般捏緊了。

身旁的男人立刻驚喜地『啊』了兩聲，粗野的拔過她的臉，她待要躲開，只見一對火似的眸



子逼近下來，嘴唇被緊緊的吮住了。

微風徐吹，草尖頻頻點頭，一陣陣草海波動，奏出幽美清脆的音樂。

天空藍得均勻而熨貼，像剛用水沖洗過，沒有雲塊，沒有皺折，一瀉千里的直流下去——草原一片清翠，平靜而又嬌嫩，莽莽蒼蒼的直升而上——遠處，遠處，天空與大地在那邊漸漸地銜接，漸漸地溶合……

涼哥的馬，寂寞地踢着蹄，拂着尾巴……

忽然牠驚覺地側耳一聽，似乎有物主人響亮的笑聲，抬起眼來擺擺鬃毛，連噴幾下鼻子，就在這一霎間，遠處草海上飛竄起一條蜿蜒的靈活的女郎，拖着一條紅巾在逃，另一個漢子也對馬似的蹦跳起來，追上去，撲上去，立刻，一同跌下草海去了。

牠看見了主人，就嘶叫一下，向那邊馳奔。

等洪老爹的行列踽踽趕到這兒時，只見那匹驢馬負着涼哥同紅娃遠遠奔來。

洪老爹從篷車上跳下來，瞪大眼睛立着。

馬一到，涼哥先用手一把將紅娃捨下來，再自己一滾，兩腳落地。

老人開口就罵：「你這小雜種，單人匹馬的把紅娃帶到那兒去了？」

涼哥帶笑回答：「不是回來了？」

「你們在那兒？」

「瞧，我們現在不是站在您面前？」

洪老爹一跳三尺高，大吼：「我問的是剛才！」

涼哥指一指馬：「您問牠吧，是牠把我們帶着走的！」

「咄！」洪老爹叭的吐口痰，兩手托了腰，致訓起來：「涼哥，你別再撒野了，野得有個野法，跑馬呀，打滾呀，都隨你，怎麼？擄着人家大姑娘，單人匹馬的東闖西奔，成什麼樣子？我告訴你，像你那樣年輕伙子要緊的是名譽！」

兩個年輕人微笑地對視一下。

老人把眼珠擗到紅娃臉上，停住了，把眉尖繖起，做出憐惜的樣子，口氣也比較溫和了許多：

「紅娃，你也真是！涼哥是野孩子，粗心眼兒，想不周全。你是，你總該替自己着想，許了人的姑娘家是有主的花，能挨人家一下碰搯的？再說，周家集你夫家那邊也是個大戶人家，講究名聲，你要是有個風吹草動，給他們知道，嫁了過去，下半世你怎麼做人？」

「老爹！紅娃喊一聲，嘟起嘴把頭低下了。」

「怎麼？難道還是我說錯了？我是……」

涼哥見紅娃臉上不好看，立刻阻止老人：「老爹！你就別說了吧！」

洪老爹起先一呆，但很快就明白過來：

『好，我不說，我就不說，不過，我是好意，我長了一大把年紀，總不會給你們年青人上當。唔，我是好心，好心……』忽然轉涼哥一眼，狠狠的一句：『可惜好心得不到好報！』

說罷，扭過屁股就走，立刻又回身來，向紅娃一伸手：

『你得還我啦！』

『什麼？』

『什麼！槍！我的槍！』

紅娃在腰中一摸，驚喊起來：『沒有了！』

『沒有了？槍？』

涼哥也慌張起來。

紅娃哭喪着臉，向涼哥看看，又向洪老爹看看：『怎麼辦！怎麼辦！』

老人滿臉緋紅，大着嗓子：『你，你把它掉在那兒了？』

紅娃：『不知道。』

涼哥：『恐怕在那邊！』

老人憤怒地拍拍屁股：『你們，你們在幹些什麼！』

紅娃向涼哥求助：『怎麼辦，涼哥，涼哥！』

涼哥抓抓頭：『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人慌亂得像一個蚱蜢：『瞧你們，瞧你們！偌大個草原還有找處？一枝槍！是一枝槍哪！我對妳說過，妳不能拿，瞧，不是完了！』說罷，兩手一攤：『唉，倒霉，真倒霉！』

紅娃被他急得紅了眼圈。

『得了，』涼哥把手一擺，『您不用着急了，我替您去找！』

『還找得着？一枝繡花針掉在大海裏！』

涼哥話也不回答，把馬韁一拉，預備跳上去，忽然衣角被人抓住。

『涼哥，』紅娃向他眨動水汪汪眸子，『我也去！』

『你……！』

『兩人四眼，要強的多！』

洪老爹在一旁：『妳又要去了？掉了槍，妳把涼哥也要掉了！』

不再理老人的咕嘟，兩人回身跳上馬背。

『得快回來！我們在「仙人廟」那邊等着！』

涼哥應了一聲，「嗖」的奔竄開去。

飛奔着，四個馬蹄踐踏草原，四個眼睛探視着草原，旋迴着，尋覓着，向東，向西，從這裏趕到彼處，兜着圈，向後走，馬奔疲得渾身出汗，人的眼珠發花，發酸！……

找不到，就下馬來，身子在草地上滾，息着。

『涼哥！』

他把手枕着後腦，朝天直洋輪着，淡淡的應一聲。

紅娃坐在他身旁，弄他的衣角：『找不到槍，回去被洪老爹要罵死了！』

『大不了譴他說幾句。』

『全是你不好！本來跟我舅父鬥那股子氣？搶了我走，好，現在丟了槍，我還受人罵……』  
下巴抖動着，要哭出來的樣子。

『別去想它了，槍尋不着也沒有法子，那些混賬東西讓他們說去，祇當沒聽見了？』  
紅娃白他一眼，嘟着小嘴，只低下頭玩弄衣角：『你倒是，一些不顧我……』

忽然，那匹驢馬在一旁一聲尖嘶，亂踢着蹄子。

涼哥霍的跳起身來，四下張望着。

紅娃也跟着立起，驚奇地靠到他的身旁：『幹麼？』

涼哥尖了眼，鷹目般向四周巡視：

『牠一定看見了什麼來着！』

紅娃立刻睜大了眼：『鬼？』

『不是，』涼哥搖搖頭，回過身來，『那兒來鬼，我倒是怕……』

——拍！

一下槍聲，一支大花直回涼哥頭上噴過。

他立刻把紅娃推倒地上，自己就地一滾，拔出槍來，向後面一連珠放了九下，響聲震天。驢馬抖起鬃毛，猛撲起來。

他立刻似猴子般躍起，尙傳着，敏捷地在草海上蹦竄過去。

「涼哥！」紅娃在後面想阻止他，待要掙扎起來，涼哥的背影已經消失，她起了絕大的恐慌，將發軟了的身子抵住馬肚，兩眼銅鈴般睜着草海上……

大草原不安靜的顫動着，哆嗦着，在她眼前泛出蒼蒼蒼蒼一片，她內心起了劇跳，顫慄地等待着……

驕地，在草原上噴出來一聲令人寒慄的令人顫慄的慘叫，和幾下呻吟後，嘎然而止了，聆着是寧息的沉寂……

她嚇得呆若木鷄，一動也不會動，內心恐怖地默吟着：

——涼哥！涼哥！

喔嘯嘯……身旁的驢馬一下子又起了騷動，她待要回身，只見前面草叢裏伸出一隻血手來。紅娃嚇軟了腿。

血手後突然現出涼哥的臉，他的身子，他的兩腿，……血絲絲的兩眼瘋狂地看住紅娃，一步一步，走過來……在她面前呆呆的站住了。

紅娃抖着嗓子喊：『涼哥！』

他一聲不響。

『涼哥，你怎麼啦？』

『是他！』

『誰？』

『小山！』

『啊？……』紅娃倒退一步：『是他！』

『唔，是他，』涼哥睜着血絲絲的兩眼，把牙齒一咬：『殺——了！』

『殺了？』

他顫抖地舉起血手：

『殺了！在他頸項上截了三刀！』

紅娃闔上眼皮，搖晃了一下，立刻又睜開來，撲上去，一把將他抱住：

『涼……哥！你怎麼會？……』

涼哥似受了一陣猛擊，腦部昏沉沉的，『怎麼會？』——他迷迷糊糊地記起自己剛才在草叢下伏竄，竄到一個地方停下來側耳細聽，聽得近處傳來簌簌的響聲，聲音很輕，很小，小心地把草葉撥開一窺，窺見小山伏在那裏，背正朝着他，他虎似的一撲，兩人滾作一團，默默地兇悍地

廝拚着，擊搥着，忽然從小山手裏閃亮出一把刀，刀立刻被涼哥搶到手，手一舉，直刺下去，尖叫一聲，小山兩手絕望地向空中抓兩抓，立刻掉下了，接着，涼哥的手顫抖地張開來，滿染着血……

他把頭垂下了。

紅娃用自己的頭巾撕下一塊去抹他手上的血跡，忽然，一下把手緊緊握住：『涼哥！』

『唔？』他抬高頭看她。

『你，你做錯了事！』

『我是不得已！』

『殺人放火是斷頭之罪，他們饒不了。』

『他們不會知道！』

『他們會尋到屍首！』

『尋到屍首，沒見證，總不能指認是我！』

『可是，他記你的恨！』

『你說大山？』

『我舅父是狼豹心，他不能明據你，也會暗打算！』

『暗打算？』



「人只有十年做賊，沒有千年防賊，要是有個風吹草動……添哥！」

「你別說下去，」他昏糊地把頭一擺，「紅蚌，我心裏亂的很！」

「你坐着息一會？」

兩人軟軟的坐在草地上。駿馬昂立在一旁。

她留神着他，只見他起先依舊是痴呆的表情，兩眼空洞洞的張望地上，失神地，一些也沒有進去，什麼也聽不進去，成了石像，眼裏裏的兩顆眼瞳放得很大，漸漸的面頰的肌肉拽動起來，眼瞳一下子縮小了，上排牙齒伸出來咬着唇皮。

她半驚半疑的低低喚了一聲。

他顯然沒有聽見，只自顧默想着，忽然，把眼光投到紅蚌臉上。

「我問你一件事，紅蚌！」

「你說。」

「你不是說過：你跟周家軍那邊的婚事，是你父親作的主？」

點點頭。

「你是不情願？」

點點頭。

「你不情願，爲什麼跟你舅父來？」

『我是沒辦法！』

『紅娃，你想，你嫁了過去，會不會稱心？』  
搖搖頭。

『那你爲什麼去？』

她把頭低下了。

『紅娃！』

『嗯？』

『我殺了人，犯了罪，眼見站不住腳，露不得面，我，我想走！』

『走？』

『走！走得遠遠的，不再讓他們找到。』

她呆了一響，接着果毅地點點頭：

『不錯，你得走，走得遠遠的！』

『那麼你呢？』

『我？』

『你嫁到周家集去，不怕受苦？』

『這是命！』

『你說你有一個命運，是該去受苦？』

她一動不動——

『難道你沒想到你還有一個命運：是可以用不去受苦！』

『你說……』

『你，你跟我一起走，紅娃！』

她的心一動：『我也能去？』

涼哥肯定地點點頭：

『紅娃，只要你想這麼做。』

她雀地抱緊涼哥，凝視他，歡喜得哭出來。

『跟我走，紅娃，我不會讓你受苦！』

她感動地把臉壓到涼哥胸上：『涼哥，咱們走到那兒去？』

『有的是地方。』

『你爹呢？』

『當然一起走。』

『什麼時候？』

『明天，明兒個一早！』

她茫然地望望已漸漸昏黑下來的天空：

『可是現在……』

『咱們先回去，得收拾些東西，你可以在我車上息一宵。』

『涼哥……』她喚了一聲，有很多話要說，可說不出來，被內心的興奮湧住了，只有把力量全部放在手上，把涼哥抱得更緊些。

『咱們走吧！』

紅娃聽從地點點頭。

他一把將她抱起，先送到馬背上，自己正兩手一托，打算跨上去，忽然，紅娃恐懼地叫了一聲，把臉用手掩住了。

『看見了什麼？』一面問，一面跨上去，向那邊一看，也禁不住一陣寒慄。

小山的血屍！——兩眼如玻璃樣圓睜着，嘴張得很大，惡狠狠的露出兩排尖齒，頸頸已成了碎肉，鮮血淋漓……

他趕緊把頭掉開，將足跟把馬肚狠命一踢，嘴裏一串『得，得』聲，馬飛竄起來。

四個馬蹄在草海上飛疾地滾翻着，似泛出的浪沫，拉成一條發光的黑線，向原野遠處，一直的劃流過去……

大草原的黃昏，色彩溶糲得異常皎麗，藍的天，並不很藍，透明得像一塊大寶石，看上去似

乎很渺遠，一排黑鱗般的白雲，層層疊疊直向西邊鋪去，越去越淡，越遠越細，接着是萬道金光，在晚霞後閃射，漏出一萬根光柱灑到地面。晚霞被映成顏色：醜紅的，杏黃的，葡萄紫的，淡咖啡的……數十道濃麗的色彩把天空塗染得魚目混珠，使人眩眼，夕陽探出半個頭，欲沉欲起，吃力地把臉色漲得鮮紅。和它對照的，是東邊上的眉兒月，彎彎的，細細的，像藍色床帳前懸着一個銀勾，四圍密擁着星粉，宛如從眉月眼裏澆出的眼淚，似乎已掛了多時，幽幽的，晶冷的！

遽然地，有一顆一吸一的流了下來，滲進草原，那綠色的大海裏了。傍晚的風帶些寒涼，把草海吹得微微顫動，起了紋浪，草尖上燙着的夕陽的反光，也閃閃燦燦，像爆出千萬朵金色小花。漸漸地、漸漸地，夕陽沉落了，晚霞褪了色，消失了去，藍天緊緊地壓下來，逼下來，色彩一層層加厚，彎月和她的淚珠越發顯明，吐出白冷冷的清光，把草原照得發青，青得輕靈地像一襲薄紗……

就在這一掣馬絛下，一匹駿馬箭似的竄過。

那個青年的心被火炙一般，涼哥把韁勒緊，拚命奔趕着，一里，二里，……五里……七里……七鐘的看見一班黑面輪廓。

涼哥把手一指：『瞧，那就是仙人廟！』

極眼望去，那黑影半里路模樣，有密密一根黑綫——行列。

加緊了速率，清風括掃面頰，餓得肚裏發燒，又經過一場驚嚇，紅娃的身子只軟癱癱的依偎

在涼哥懷中。

越走越近，紅娃忽然想起一件重要事：「涼哥，咱們別讓他們看見，我方服什麼的也不要拿了，省的找麻煩。」

那個點點頭，漸漸走過去，漸漸黑下來，到「仙人廟」的時候，勒住了韁，兩人跳下來把駿馬繫在一根木樁上，左右窺看一下，心急地同行列那邊趕去。

篷車行列裏閃出來篝火的亮光，人響亮的談論着。他們慢慢走近，把步子放得很輕，借着月光，認清了自己的篷車，繞過去。只見篷車內的燈點燃着。

紅娃壓低了聲音：「有誰在裏面？」

涼哥踏上轅木，打布篷縫裏望進去，立刻下來，向她擺擺手：「沒關係，祇有我爹一個。」兩人輕捷地上了去。

車內的燈光很昏暗，搖擺幌的，下面坐着老人，寂寞地吸着烟。一見涼哥，把烟桿從嘴裏摘下來，又一眼瞥見兒子身後的紅娃，驀地立起，嚴厲的眼光憎恨地對她望着。紅娃嚇得低下了頭。

「爹，你一個人？」

「唔，你還想到回來！」

「替洪老爹找槍去了。」

老人把烟桿舉起向紅娃一指：「她來幹什麼？」

「我，我，我帶她在這兒宿一宵。」

老人虎的趕過去，把車蓬一掀，指着紅娃，厲聲地：「滾！你替我滾出去，小妖怪，滾！」

紅娃羞憤得不知怎麼好。涼哥想去攔住：「爹！」

「你也替我滾，滾！滾！」說罷，舉起烟桿在兒子背上猛擊兩下。

兩個人慌張地逃出，車蓬在他們身後「嗖」的垂閉了。紅娃在暗中咽嗚起來。涼哥拍拍她肩膀勸慰着：「我爹就是這脾氣。現在他是在火上，日子久了他會喜歡你的。」

「不過……」

「別去想他了，到時候再說吧，我送你到洪老爹車上息去。」

兩人默默地走着，內心異常煩悶，想到未來的喜悅，又感覺目前的困難。很快地走到洪老爹的車前，知道老人這時不會在裏面，就擅自鑽了進去，一片漆黑，涼哥摸索地點燃了燈。

紅娃走近他，和他臉對臉站得很近，淚痕依舊很明顯地留着。

「你幹什麼？」涼哥問。

「涼哥，我們這次能走得成不？」

「一定的。」

「剛才我看見你爹那個樣子，我怕……」

『怕什麼？』

『他恨我！』

『你別怕他，紅娃，他的心地很好。』

『趕明兒，你憑什麼可以要他跟你一起走？』

『我會騙他的。』

『你對他怎麼說？』

『就說：我不想跟大夥一起去周家集，我們到別處去。』

『就說他能去，一見了我，我想，他一定不會肯！』

『不——肯？』他沉默了半響，立刻打定了主意：『那我只好顧不了他！』

『涼哥！』

『別說了，紅娃，我的心亂的很，說得成頂好，說不成也沒有辦法。我是犯了罪，總不能爲了他去給人家抓住送官坐牢！我總不能爲了他的固執，斷送我這一輩子的事業！』

紅娃含了淚花：『這全是我害了你！』

『說什麼害不害！這是我自己要這末做，我恨！恨透了小山那樣十惡不赦的雜種！』

『那末，明天我們怎麼走？』

『我想要是在這兒出動，很是不便。』



「唔，會有人看見。」

「咱們還是各自到一仙人廟」去，我在那邊等着。」

「什麼時候？」

「等「五更星」升了東。」

「你回去息？」

點點頭：「我要讓爹不疑心我。」

「那你快走把！」

「也好！」他回身走了幾步，立刻又轉過來，抱住紅娃的兩臂：「紅娃，你記住，「仙人廟」！五更星上升的時候！……別怕，有我護着你！」

紅娃兩手蛇似的去圍繞他的粗腰：「我不會怕，我相信你，……可是，等一會洪老爹問起來怎麼說？」

「你不妨給他一些暗示，可千萬別把小山的事……」

「這我知道！」

「紅娃！」他喚了一聲，熱情地把她擁住，緊緊吻了一下，打草蓬裏鑽出去，還拋進來一句囑咐：「你別出來！說不定等會兒還來看你！」

紅娃呆呆的立在布篷前，喘着腳步聲漸漸遠去，漸漸消失，一動也不動，兩眼睜大了，直瞪

前面那塊灰布，涼哥走了，那虎一般勇猛，蛇一般魅惑的男子走了，留下一片寂寞，和嘴唇上剛才被吻的溫暖。燈光那麼暗，那麼陰，搖搖晃晃，她忽然感到一陣空虛，一陣興奮後的疲乏，支不住坐倒在木檯上，頭一垂，髮絲柔軟地從兩邊披下來……

遠遠的，渺弱的，傳來一聲聲淒涼的狼嗥！

她默默地回憶起已往的生活，黃金一般，燦爛的，美麗的，沒有憂愁，似一條晶瑩清亮的流泉潺潺流過，覺不到是在生活，覺不到生命的逝去……直到現在，直到此刻，才遽然地，似流水迎面遇見了大石，起了浪擊，她有些興奮，也有些好奇，但內心却又像流水沖撞石塊濺起的水珠，煩亂，昏眩……

有一串低弱的脚步聲近過來，到車前停住了。車身略微震一震，洪老爹的身子從篷外鑽進來。

只見他默默地走到燈旁，把手中的菸桿點燃了，到對面的木檯上坐下，自顧「吱哺吱哺」吸兩口，白濃濃的烟霧從嘴角流出來。

她呆呆的望着老人的臉，很陰沉，有滿肚子心事似的。

老人吸完了菸，把桿子在鞋底上敲去火，一面咕噥着：

「剛才遇見涼哥兒，他要我到這兒來陪你。」

「哦。」

他把烟桿轉來轉去看着，一面問：『你幹麼不回你舅父車上去？』

『我怕他會罵我。』

『傻孩子！』他瞧了一瞧燈，『太亮了，你把燈心子擱小點。』

火花小了，車內更顯得暗黃，影子放去着映在篷上，隨着火光跳動。

『你們剛才到那兒去來着？』

『替你找槍！』

『丟了算了！……小山也不知道游魂到那兒去了！他爹去找了半天，還沒回來。』

『哦。』她低了頭。

『唉，想不到這次會闖了這個大禍！』

紅娃心裏一跳：『什麼？』

『不是麼？遇了匪，傷了不少夥兒，小山跟涼哥還格鬥起來。』

『可不是！』

老人裝了一半菸：『唔，紅娃，涼哥的神色不大好。』

『唔。』

『他有了什麼心事？』

紅娃絞着兩手：『我，我不知道！』

老人放下了菸桿，巍巍的立起來，走到紅娃面前，遮住了燈光，臉現得異常陰沉：「紅娃，你不該瞞我。」

她回後一讓：「我是真不知道。」

「你告訴我，紅娃，告訴我，涼哥真有什麼心事？」

她看着他搖搖頭。

老人追問一句：「還有你，我看得出你也有心事！……紅娃，你相信我，我待涼哥跟自己的兒子一樣，我要他好，他有難事，我會幫助他。」

「……」

「我這麼老了，難道還會說謊？年輕人有的是胆子，可不及我們老年人見多識廣，你告訴我，紅娃！」

「他，他……」

「什麼？」

她被逼不過了：「他要帶着我，離，離開舅父。」

「帶你走！爲什麼？」

「他不讓我到周家去！」

「他……？」

『他要娶我！』

『娶你？』

『唔。』

老人呆住了，一陣烟霧在他眼前飄過。

『老爹！』

『啊？』

『你說，這可以嗎？』

『他爹答應了嗎？』

『不知道，涼哥說去勸他。』

『我告訴你，涼哥爹對你很不好的！』

『我知道！』

『他如果知道是爲了你，一定不肯走。』

失望地：『唔。』

『那末你們依舊走你們的？』

『唔……』

老人臉上立刻泛出絕望的光彩：『那末紅娃，我問你，一個人養兒子下來是爲什麼？把他們扶養長大了又是爲什麼？防兵吧，可誰希望到終了是一場空！你們這一走不是挖去他老人家一顆心？他平時對兒子雖然嚴厲，可是他疼涼哥，愛涼哥，一步也不能離開，他，這次這麼長的路途也要陪着一起來，爲的什麼？……他恨你，是他爲着自己的兒子着想，你是有了主的姑娘，他不肯讓涼哥被人誦笑……你們拋下他要是走了，你舅父沒了你，還不來找他？他也是烈性子，要有個風吹草動……』

『老……爹！』

『再說，你們能走到那兒去？』

『涼哥說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說嘛，還是孩子！跟我們從前一樣，我們也曾想過到遠遠的、一個好地方去，可是那地方在那兒，在東？在南？在西？在北？還是在天上？沒有人知道！或許找一萬年也沒有，也許我們沒這個福份去！』

她迷惑地：『我相信，涼哥不會騙我！』

『你們年輕人只知道做夢！把什麼事都看得很容易，太容易！就說你，你是個好姑娘，配上這頭婚事，我也替你可惜，可誰強得過命？這是命！紅娃，一個人活着像被一股急水衝着，很難』

由你自己！……」

「可是，老爹，我到周家集去不會有好日子過！」

「這我知道，不過，你能保得定跟涼哥兒去了，就能過得好？命裏注定要苦的逃不了，紅娃，我對你說，一個人被套下來是件恨事，上天給你一個命運，又給你一顆心，你心裏要的常是你命運裏所沒有的，「他」讓你自找苦吃，讓你受難，你越是隨着你的心做，越是痛苦，因為你是活在命運的掌握中，無論如何鬥不過他，你也絕對不能成功！假如人人可以違反他的命運去做，向好的地方爬，天下不會有窮人，也不會有苦難了！」說罷，老人的眼光直垂下去，絕望地張着。

「老爹，」紅娃抬起頭問他：「你說，我不應該跟他走？」

老人用和溫和平的聲音慰勸着：「不是不該走，還是別走的好，平平安安的過日子，隨便的過下去，何苦去經大風大浪哩！……」

「老爹，去周家集受苦是注定了，猜想得到的，跟涼哥走，以什麼麼樣，不知道，或許是苦，但也許是好！」

洪老爹失望地搖搖頭：「你不信我的話也沒有辦法……」

他嗒然地搖搖頭，回去坐下了：「什麼時候走？」

「五更星上升的時候。」

『還早哪，吃點東西嗎？』一面去櫃裏摸出幾個窩頭，撈出一碗羊肉，放在桌上：『多吃一些，省的路上挨餓。』

紅娃默默地吃着，老人替她加亮了燈光，自去木橋上仰天躺着，沉思着，考慮着……。

她吃完了，見老人微閉了眼，當他睡着了，小心地替他收拾去碗盞，正在把燈光攪小，忽然車後有兩下低促的口哨聲。

老人警覺地從眼角裏瀟視着，只見她輕輕撩開布蓬，把頭伸出去，他尖了耳朵細聽——

『他在裏邊？』是涼哥的聲音。

『唔，你爹怎麼樣？』

『他罵我！』

『那咱們走不成了？』

『沒關係，他不會想到咱們等一會兒就走，紅娃，你得整理好，……』

『還有多少時候？』

『快了……』

涼哥去了，紅娃回身來，輕手輕腳地走到老人前，見他熟睡着，就放心地噓口氣，去一旁伏着，靜悄悄等待着……

外面草原加了寒冷，風吹着，天藍得發黑，星粒滿天漫空的雲着珠光。



時間默默地消逝，一秒一秒，一分一分，一刻一刻……——抽不完，拉不完，織成一根虛線，在空中飄過……

紅娃抬起頭，油燈已熄了火，車中變成黑黢黢，只稀微地看到一些輪廓，她默坐着，四周多麼靜謐，洪老爹鼾着也不吐一點鼾聲，她去擦開布篷的小角，一條銀光立刻流進來，把臉頰照成蒼白。

滿天星，東一顆西一顆簇集着，看得人眼花，在東邊上，隱隱地有一顆明星在透現出來……她心裏怦然一跳，慌忙將布篷拉上，睜大了兩眼在暗中呆了半響，覺得聽到自己的心跳，一下，堅決地擺擺頭，很快的繞好了頭巾，想和洪老爹告辭。老人正睡得香哩，她不敢去驚動，踏着脚尖，小心的鑽出車篷——滿地銀光！

在銀色的草原上，一支秀麗的影子輕輕投過，越行越快，飛似的向仙人廟奔去。仙人廟裏也立刻投出來一支黑影，張開兩手將紅娃接住，擁抱得很緊。

『紅娃，你來了！』

她氣喘未定，說不出話來，只點點頭。

『咱們到裏邊去整理一下。』

『馬呢？』

涼哥一指屋左：『這兒！』

兩人走進廟裏，很暗，神龕前映着一塊月光，他們蹲伏下來，把包袱打個結實。紅娃睜着兩眼：『涼哥！』

『唔？』

『咱們到底到什麼地方去？』

『好地方！』

她半信半疑地：『真有嗎？涼哥，洪老爹說，我們找一萬年也不會找到，說我們不會有福份到這個地方去……』

涼哥一把去按住她的兩手，說得很急：

『紅娃，我實在告訴你，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這好地方？可是，不甘溺死的該爬出湖水，不甘燒死的該跳出火坑，強者該找活路走！我殺了人，犯了法，你被人送到你不喜歡的地方去，眼見是末路！幹麼還顧着走？紅娃，你說得沒錯，我們做人得做得強潑？』

『我相信你的話，涼哥。』

涼哥霍的立起：『咱們走吧！』

兩人一走到門口，忽然像見到鬼怪似的驚叫一聲，倒退一步。

涼哥爹！

老人兀立着，手裏執一條鞭子，一臉的陰沉，厲聲地：『你到那兒去？』

涼哥一聲不響。

老人狠狠的瞅一眼紅娃：「你被這小妖精迷住了！走！哼，要不是洪老爹來通知我……哼！看你們走的成！」

「爹！」

鞭子舉了起來：「走！跟我走！要不，我活活的抽死你。」

兩個年輕人，對視了一眼，涼哥走前一步：「爹，我是不得已。」

「不——得——已！嘿！你是爲了這小妖精！」

紅娃忍不住：「老爹……」

「閉口！」向自己的兒子：「快跟我走！」

忽然，憑空拋來一串響亮的聲音：「對，不能放他們走！」

三顆頭立刻骨碌掉過去一看——大山！

大山拿着槍，幽靈般從牆後閃出，兩眼血絲絲的向他們逼近來。涼哥和紅娃臉色立刻發白。

涼哥爹一瞪眼：「你說什麼？」

大山滿臉殺氣：「謝謝你，老兄弟，我等了好多時，你攔住了涼哥，現在可把他們交給我！

！」

「紅娃你儘管帶回去！」

『我還要帶涼哥！』

『幹什麼？』

『他犯了罪！』

『啊！』老人震怒起來：『胡說！』

大山把血刀拋在地上：『有憑有據，小山的屍首也在我車上了，我，我要抓他！』

老人渾身顫抖的向兒子：『是，是真的？』

涼哥點點頭，紅娃軟癱得靠在他身上。

大山厲聲地：『還有什麼說的！老兄弟，你兒子犯了罪，殺了我的小山，家有家規，國有國法，他逃不了，他絕了我的後代，我也要他的命！』

老人在月光下僵立着，鐵一樣硬，呆呆的……

大山將槍對涼哥一揚：『走！涼哥！紅娃你也跟我走！小妖精！』

涼哥狂喊一聲，虎的撲過去。

大山急忙把槍機一扳——

豁！一條鞭子抽過來，把槍打落，子彈射個空，大山連忙伏下腰去拾，又急雨似抽來幾鞭子

，——豁！豁！豁！大山痛得滿地亂滾！

老人急促一聲命令：『涼哥，帶着紅娃走！快！快！快！』

「爹！」

「你自己要緊！別管我！」

涼哥立刻拖紅娃上了馬。回頭來依依不捨地：「爹！」

老人咬咬牙齒，提腳把馬一踢：「走——吧！」

箭似的！駿馬跳起來就跑！

老人待要轉身，「拍！」大山在後面射了一槍，身子應聲撲倒在地，血汨汨流出，他用力掙了一掙，顫抖地抬頭望着遠處：「滿天星斗下，一匹駿馬，伏着兩個青年人在銀色的大草原上疾馳而去……。」



篇 中



『涼大嫂，涼大嫂！』

紅娃一聽得叫聲，就放下手中的針線，站起身打算走出去看，同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抱着一隻小羊，急急衝進來。

『小均弟，是你！』紅娃笑着：『幹嗎呀？這末急吼吼的！』

那青年半笑半噉的：

『我急，你到不急？』

紅娃一呆，兩手在胸前張了一張，做出莫名其妙的樣子：

『我？我急什麼？』

小均握住小羊的頭，朝對方一揚：

『瞧瞧，這是誰家的羊？』

紅娃叫起來：

『啊呀！這是我家的小羊哪。』

那個故意做出不信的樣子，反問着：『是嗎？』



『可不是，昨兒個走失了的，涼哥找了好半天都不見影子，原來在您這兒！』

『牠走進咱家園子裏，尋不到回路，死命的叫，我趕進去一瞧，好，一隻白胖胖小味羊，想把牠宰了請客，後來我認出還是你涼大嫂的，趕送來給你。』一面說，一面把手中的小羊遞過去。

紅娃正伸過手來接，他忽然想到什麼的，又縮回去，把小羊在懷中一抱：

『哼，你還沒有謝我呢！』

『謝你？我不罵你還是你的造福。』

那青年一怔，睜圓了眼：

『怎麼？我替你送回來，你還罵我？』

紅娃掬着嘴，半真半假地笑罵着：

『好心？誰知道呀？我又沒有瞧見我家小羊闖進你園子院去，我也沒親眼瞧見你把牠找了來，說不定你平時看得嘴饞，早存了心，昨兒格乘我們疏忽，一順手偷了去，打算宰了大請客，後來一想不是勁兒，門後拉屎，早晚知道，就送回來給我，還說什麼替我們找得苦，說得好聽想落個人情，當我不知道？』

那青年被她說得漲紅了臉，又氣又急，叫着：

『涼大嫂，你這人真不知好歹，我真是一片好心，你却……你……』

紅娃望着小均臉上難受的表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更窘，氣吼吼地：

『你還笑！』

紅娃笑得彎下了腰，俯仰了好幾次，纔回過氣來：

『你知道我笑什麼？』

『笑什麼？』

『我笑你傻！』

『我傻？』

『可不是？我在跟你開玩笑也看不出？看你急成這付樣子！』說着，又哈哈笑了起來。

小均被她一說破，望着紅娃笑得有趣，也禁不住嘴角上露出笑紋，但他掬着嘴：

『你作弄我，我不依你。』

紅娃點點頭：

『哦，哦，別氣，別氣，我去拿果子來請客！』

小均一聽這話，就沉着臉：

『誰要吃你果子，我又不是孩子！』

『哦，你不還是個小弟弟嗎？』

小均把小羊放在桌上，右手撫摸着牠身上柔軟的短毛，兩眼垂視着，很不高興的：

『大嫂，我跟你說過幾次了，你別老當我孩子。』

『怎麼？』

『我……』他紅了臉頓了一頓，『我已經十八歲了！』

紅娃又笑了起來：

『小均弟，沒成過親的，別說十八，就是八十歲也算是個孩子。』

那個半信半疑的，張大了嘴：

『真的嗎？』

『大嫂會騙你？我說，小均弟，你告訴我你選中了那家姑娘，我大嫂替你去做媒，好早點成

親。』

『大嫂，你又耍我了！』

『誰耍你，真的呀！』

小均連耳根也發紅，他不知怎麼好，急忙把話岔開去，朝屋子四周一望：

『咳，涼哥兒呢？』

一提起涼哥，紅娃就好像記起什麼的，別的事一下子都拋開了，她撫摸着小羊，說：

『他跑躑去了。』

『我每天看見涼哥兒騎着馬下山，朝草原趕去，大嫂，他每天去幹嗎呀？』

紅娃憂鬱地望着小羊的眼睛：

『他去找人。』

『找人？涼哥去找誰？』

『小均弟，你不知道，咱們到這山上來，整整三年，沒親戚沒熟人，單靠你涼哥一雙手，替人家趕些活兒可那够糊口？今年又養下了熙兒，別看人小，真比大人費事。』

『我看涼哥也真苦，一天忙到晚。』

『是哪，好在他身強力壯，抗得住。不過，這門下去也總不是事，所以，這些天他每天下草  
原去等人。』

『等誰？』

『他去等那些到大市集去的篷車隊，有熟人，打算貸些貨到市集去做些買賣。』

『涼哥在篷車隊裏有熟人？』

紅娃點點頭：

『嗯，涼哥從前也是幹這個的。』

那個一怔：

『是嗎？那末你們幹麼住到這山上來？』

紅娃抬起頭憂鬱地望他一眼，立在她前面的孩子太年輕，他的一對眸子裏射出天真的光芒，她能把過去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告訴這孩子嗎？她苦笑了一下：

『唉，小均弟，說起來話長！』

『你不能告訴我？』

紅娃搖搖頭，把小羊放在地上，一面拂去桌上的羊毛。

小均不快樂地嘟起了嘴。

『小均，』紅娃坐在椅上，注視一回，說：『你真是福氣，生在一個有錢人家裏，不愁吃，不愁穿，什麼也不用你煩心。不像咱們，你涼哥從前也是個好漢，這塊大草原上提得起名兒的，可是他窮，咱們住到這山上來了後，每天得爲肚子打算，他就不得不彎腰屈背，低聲下氣的替人家做事，捧別人碗，挨別人管，他也是個硬性漢子，照他從前的脾氣，誰衝犯他一句，他就回一拳，現在……』她苦笑一下：『現在是現在了。』

小均立在桌旁，靜聽紅娃訴說着，他點點頭：

『我知道，涼哥兒是條硬漢，他……他常常暗地裏罵我爹？』

紅娃辯護着：

『不會的，小均。』

『我知道，我知道，涼哥也很瞧不起我。』

紅娃窘促地趑躅一回，帶着笑臉走過來：

「小均弟，不會的，一定……」

「大嫂，你不用騙我，我知道，我不怪涼哥，不過我不懂他幹嗎瞧不起我？」

說着，兩眼逼視着紅娃，紅娃張了張嘴，不知該說什麼好，她想了一想，笑着，解釋着：

「小均，涼哥不是看不起你，他是爲了去年東山那件事。」

「東山？」小均想了一想：「是那座紅森林？」

「嗯，是那座紅森林，那時候，咱們這兒屋子漏了，我又快養熙兒，他打算修葺一下，別處的樹木都不是料，東山的樹木經耐得起，他就去取幾棵，那知道東山是你家的，你爹說他偷樹，抓去打了一頓。」

小均縐着眉，點點頭。

「是的，我也記得。」

「照他從前的性子，你別說打，按也按他不到，可是他……他……」紅娃停了一停，眼眶上頓時蒙了一層清水，說什麼呢？千言萬語的苦衷，還有什麼好說？他們隱瞞了整整三年，他們隱瞞了山上的鄰居，他們祇希望別人不注意他們，怎麼能讓人家知道自己已犯了殺人罪，潛逃到這裏來的一個凶手，一切困苦都在這難言的苦衷下忍受下去——：紅娃揩去臉上的淚水說着：「……他忍受着，受了委曲，他喊也不喊一聲。可是，他也就記恨了你爹。」

「他罵我是嗎？」

「沒有的事。」

「不，大嫂，你告訴我，我不會告訴爹的。」

紅娃想了一想：

「他不單恨你爹一個，他恨那些有錢的人，他說有錢的人都很有勢利，量很小。」

「量很小？」

紅娃連快安撫地對小均笑笑：「當然他不是說你，你別生氣。」

小均沉默地低下了頭。

熙兒在床上醒了過來，紅娃過去抱在懷裏，替他揩去了眼屎，呼着：

「熙兒，醒來瞧瞧，誰在這裏？」

小均也跟過來，拉拉嬰孩的手，逗弄着：

「大嫂，他胖得多了。」

「是嗎？」紅娃溺愛地吻吻小臉，指一指小均：「叫叔叔。」

「他已經會叫人？」

「他祇會叫媽！」

小均想去吻那小臉，那孩子嘩啊着躲開去，伏在母親的背上。小均停了手，回頭看看天色：

『不早了。』

『多坐一回不好嗎？』

『媽等我呢！』

紅娃站起來，送他到門口：

『小均，謝謝你替我們找來了羊。』

那個笑笑，揚揚手走了。

紅娃抱着孩子站在門口，向前面望着，太陽已經在後面墜落下去，留着一片晚霞，把山窪照得通紅。一種淡薄的山霧慢慢地昇騰起來，紅娃伸長頸子望望，山下並沒有人上來，鳳尾草像狗尾一樣的亂擺着，從山頂上吹來的風又冷又大，把枯葉括得滿天亂飛。熙兒氣促得朝母親懷裏亂鑽，他怎麼還沒有回來呢？平時早就回來了，難道遇見了什麼？這兩天他每天回來，總帶着很大的失望，憂鬱地坐在屋裏，要經過好久的逗引，妻子的安慰，孩子的可愛使他因得到家庭的融樂而快樂起來，最近他暴躁多了，能怪他嗎？生活的困苦，種種遭遇的不順心，在他青春的心裏劃上一條深痕。本來是在莽莽的草原上撒野慣了的，要他安居在寂寞的山窪裏，還處處受着委屈，能不叫他煩惱？

熙兒的小手拉着她的頭髮，咿咿呵呵的，是要母親抱他進屋子裏去的表示。她好似從夢中驚醒，摸摸熙兒的手，很冷，她急忙把他抱緊，打算進去。



就在這時候，從山下傳來一陣乒兵乓啷的馬蹄聲，很急，很亂。她驚疑地呆了一呆，慌忙走到山窪邊上，向下面望下去。只見涼哥拉着韁，拼命趕着駿馬，身子一前一後搖晃着，紅娃喊了一聲，聲音在山谷間起了回響。好像到處有人在喊「涼哥！」，涼哥在下面聽見了，對她揮了揮手，見離山窪不高，上身一伏，兩脚一踢，駿馬虎般竄起，跳到山窪的平地上，涼哥不等停住，自己先跳了下來，興奮地奔到她面前：

「紅娃，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是麼，什麼消息？」

「今天，我碰見一個人，你猜是誰？」

紅娃咬着嘴唇思索了一回，笑着搖搖頭：

「我猜不出，是誰？」

「洪老爹！」

紅娃眼珠一亮！「洪老爹？」

涼哥點點頭，興奮地說下去：

「我今天等了好久，正打算回來，忽然瞧見一隊布蓬車，打西邊來，我又不敢漏臉，在個小坵後藏着，等他們走近一瞧，打頭的就是洪老爹，我不敢走出去，就先放馬朝他們那邊奔去，洪老爹認得它，就停下車來找我。」

紅娃充滿了喜悅，急急地問：

『洪老爹他還健嗎？』

涼哥頓了一頓，感慨地：

『他比從前老多了！』

天色漸漸發暗，從山頂上吹來的風更陰森，熙兒吹冷了的小手摸着紅娃的臉，她想起了什麼的：

『咱們快進去說，熙兒怕冷。』

涼哥幫把驢馬趕進馬廄裏，走進屋子去，見地上躺着的小羊，不由一怔：

『哦，牠找到了？』

紅娃在床上給孩子餵奶：

『小均送來的。』

『小均？』涼哥絢絢眉：『哦，是這小子。』

『涼哥，洪老爹肯起我嗎？』

『當然，他聽說我們有個兒子，見他喜得怎麼似的，他要見見你母子倆。』

『那你幹嗎不伴他上山來？』

『老年人那兒上得了山？』

『那末……？』

『等回兒我伴你們下去。』

紅娃不滿地：

『幹嗎呀？等回兒天黑了，多麻煩，』

『你不知道，那車隊裏有你村裏的人，怕人家認出你，找麻煩，所以我跟洪老爹約好，天一黑，大家在山脚下等。』

紅娃領悟地點點頭，把熙兒掉過身，換了個奶。

『涼哥，你同洪老爹說過嗎？』

『說什麼？』那個反問了一下，但立刻懂得她所指的是什麼：『說過了，他說問人家借貸恐怕很難，現在販貨的誰也不多帶東西，不過他說他一定替我想法子，晚上給我回音。』

『假如說成了，怕就要開發的吧？』

『唔。』

『得給你理些東西。』

『忙什麼？』他揮了揮手：『等講成了再說。』

紅娃餵了奶，讓孩子躺在床上，急忙扣上鈕扣，一面去到爐前生火：

『早些吃了下山去，別讓洪老爹多等，他是個急性老頭兒！』

涼哥笑了笑，坐到床上去，逗着兒子說話，小羊走過來，牠下巴擡着他小腿，他輕輕地踢開，忽然想到什麼的，問妻子：

『紅娃。』

『嗯，』那個正聚神地在火石上打着火。

『那小羊怎麼會讓小均找到的？』

『他說是小羊在園子裏叫，就送來給我。』

涼哥沉默地望着小羊。

紅娃生着了火，用幾片大葉織成的扇子，拍脫拍脫扇着。一面說：

『小均這小子真可笑。』

『怎麼？』

『我說他是個孩子，他就生氣，他說他已經長大了。』

『哦。』

『他說他怕你，說你有些瞧不起他，我就把去年東山的事對他說了。』

『他說什麼？』

『他沒說什麼。這小子很老實，不像他爹，個兒也長得很伶俐的，跟人很親近。』

這次涼哥沒有回答，紅娃蒸熟了麵餅，和一盤乾豬肉一起搬在桌上，看見涼哥呆呆地坐着，

兩眼沉思地凝視着從麵餅上噴出來的熱氣，臉很沉鬱。

她坐在他對面，輕輕喊他：

『涼哥？你怎麼了？』

『嗯？』那個抬起頭，迷夢地望一望妻子，又去看熱氣：『沒，沒什麼。』

『不，我知道，你一定又把話悶在肚子裏。』

那個逃避地搖搖頭。

『涼哥，』紅娃走到他身前，扳過涼哥的身子，臉對着他：『你說，我要你說。』

涼哥起先低着頭，慢慢抬起來，遲疑地看着自己妻子：

『紅娃，我，我有一個要求，說出來或許你要不高興。』

『你說呀。』

『紅娃，你知道，我對那些有錢人總有種說不出的恨，他們都很虛偽，都很有勢，背地裏什麼都做得出。你以後少同他們交往。』

紅娃知道她丈夫在指誰：

『可是，有錢人並不個個是壞的。再說，小均這小子，我看他心地還好。我跟他還談得來，他並沒有看不起咱們的樣子。』

涼哥知道對方誤會了自己的話，但又不好意思直說，他的心裏鬱結着，對紅娃淡淡地笑了一

笑：

『我不是說他看不起你，我倒怕他太看得起你。』

紅娃並不立刻了解丈夫的意思，她想問，但涼哥把她推到椅子上去：

『好了，咱們別多說了，快些吃了下山去。』

兩人默默地吃着，但吃得並不多，紅娃先餵飽了熙兒，自己特地把三年前的那套藍布衣衫穿在襖子外，頭再在頭上圍着那條紅巾。走到丈夫身前：

『涼哥，你瞧，好嗎？』

涼哥呆呆地瞧着她，她依舊這麼美麗，那條紅巾給她帶來了三年前的驕豔，而她比三年前更成熟，更動人，他禁不住一把擁住她：『紅娃，』他喊了一聲，他說不出來，一種喜悅的熱流通過他的全身，現在擁在懷裏的是自己的妻子，神秘的命運讓他們在無意中結合，他們要一直過活，同苦同樂，同生同死。這麼美麗的女人，這麼聰明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他滿足地吻着她。

她受了丈夫一吻後，就把他推開！

『別纏人，快下山去吧！』

涼哥放開手，去點着了馬燈，紅娃替孩子加厚些衣服，另外再披上一條小被。

一到夜，山風反變得輕微了，月亮把原野照成一片銀色，涼哥抱着孩子，他妻子拿着燈，踽

躡地走下山去。

紅娃一面走，一面朝山下望着，展在眼前的是一片銀色的大草原，彷彿無邊無際的茫茫大海，這大海的海對她是多麼熟悉，她在這莽莽的草原上遇見了涼哥，她也爲了涼哥不得不離開這大海的海。她離開大草原三年，也對大草原懷念了三年！每天祇能坐在山崖上呆呆地向下望着，而不能再像從前一樣，騎着馬，在草原上燕子般到處亂奔。而現在，在這月光鋪地的晚上，提着燈，丈夫抱着孩子，下去探望一個老人，三年前，這老人在她跟涼哥出走的前夜曾經懇切地勸慰過，而現在他們已經有了熙兒。她一步一步向下走着，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欣，有一股熱，她有說不完的話要在老人前傾訴。

走到了山脚下，紅娃望望四周，並沒有一個人影。涼哥走上來，把孩子交給妻子，自己拿了燈，在空中舉了三舉。

在右邊的山角裏，一匹馬急燥地竄出來，朝他們這邊奔馳，在一丈遠外，馬勒住了，一個人影從馬背上跨下，紅娃抱着孩子迎上去，那個黑影也迎上來，他們面對面站住了，涼哥把燈高高舉起來，洪老爹的臉在燈光下映現着，比起三年前的洪老爹來，他現在顯得更憔悴，更蒼老，頭髮大半發白，身子也沒有三年來得厚實，他發怔地兩眼緊瞅着對方，嘴裏一口口吐着白氣。

『洪老爹！』紅娃低低叫了一聲，眼眶裏滾着淚水。

『紅娃，沒想到我還能見你。』

『洪老爹，你老多了。』

『是嗎？紅娃，你跟涼哥過得不壞吧？』

『托您福。』

『這是你孩子？』

紅娃興奮地把被擦開來，孩子已經睡熟了，洪老爹不許他們弄醒他，借着燈光，對這豐腴的

臉龐凝視一回：

『他叫什麼？』

『熙兒。』

『像你呢，紅娃。』

『可是他脾氣像他爹爹，很倔強的。』

涼哥替老爹捧過了馬，招呼他們在山脚的岩石上坐下，洪老爹的眼一直沒有離開過紅娃，他沉默了一回，開始變聲地說起來：

『紅娃，沒想到你們孩子也這末大了，我記得三年前，三年前，我還勸你，這時候，真是鬼迷了我，我幹麼去告訴涼哥爹？害得他……』

涼哥痛苦地阻止着！『別提了，洪老爹！』

『洪老爹』，紅娃問：『我舅父呢？』



『你們逃走後，他還不肯罷休，整整找了你一年，去年在去周家集的路上，被土匪害了。』  
紅娃低下了頭。

『紅娃，』洪老爹拔出旱烟來，打着了火，一口口吸着：『那時候我真擔心你們會被找拘。自從你們走後，我每時每刻都在想念着，涼哥，我自己沒兒沒女，一個孤另另的寡老頭，你爹是我幾十年的好朋友，我把你當作了我自己養的。你們走後，我也到處在打聽，可是一點信息也沒有，祇有每晚求上蒼保佑你們。』

紅娃哭了出來：『洪老爹，你真好。』

老人痛苦地搖搖頭，他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他想起了涼哥爹，他真想軟仄地向涼哥求情，但他一句話也說不出，祇默默地吸着烟。

涼哥在一旁，忍不住：

『洪老爹，你把我的事談妥了嗎？』

『哦，』老人醒過來一般：『我替你想好了一個法子，這一路去，土匪很多，他們都有些胆寒，我要你替咱們當個巡護差使，好嗎？』

『好啊，多謝你老爹。』

『錢也代你說定了。』

『祇要有事幹就好了，那論多少。』

『什麼時候動身？』紅娃問。

『明兒格下午。』

紅娃望望丈夫：

『那你該收拾收拾吧？』

『是的，』老人敲去烟灰，站起來：『你們也該早些回去收拾一下，再說，孩子睡着了，也要着涼的。』

涼哥抱了孩子，紅娃走到老人身前，望着：

『洪老爹我明天來跟你送行。』

『不使得很，你別下山來了，回來時，我再來看你。』

紅娃點點頭，但仍依依不捨地望着他，老人對她點點頭，和涼哥約定了明天會面的時候，跨上馬去，對他們招招手，撥轉馬頭，奔馳回去。

涼哥挾着紅娃一步步回上山去。……

第二天黎明，涼哥把家裏的柴料向人家抵質了些錢，又去結清了工錢，奔東奔西，快近中午，他急忙趕回家，遠遠的祇見小均的影子從屋裏閃出來，往小路上匆匆走去，涼哥心裏頓時一沉，回到家，踏進門口，只見紅娃在整理桌上的糖糕。

『這是誰送來的？』

『小均。』

涼哥的心裏又一沉：

『他送這個來幹什麼？』

『給熙兒吃的。』

『誰要吃他們這種人東西！』

『你也真是，』紅姪覺得他對人的偏見太深，就不滿地埋怨着：『人家好心好意的，你不可以這樣說人家。』

涼哥心裏酸溜溜的，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是嫉妒，也是失望。

紅姪見丈夫呆呆的坐在一旁，走前去：

『怎麼啦？』

那個搖搖頭：『沒什麼！』一面從袋內摸出錢來，交給妻子，『都在這裏，够半個月用了！』

『涼哥，半個月準可回來？』

男的默默地點點頭。

『涼哥，你好像有心事。』

『沒有。』

『我看出你很不快樂，涼哥，好在半個月就回來的！』

那個煩悶地：『我不是爲這個。』

『那你爲什麼？告訴我。』

涼哥搖搖頭。

『不，』紅娃逼他：『我一定要你說出來。』

涼哥遲疑了一回，兩手握住妻子的臂膀：

『紅娃，我自己也說不出，我這次離開你，我心裏覺得很不放心，放心不下什麼？我說不出，我總覺得，好像我離開你，你就會受人家欺侮。』

紅娃笑笑：

『誰來欺侮我？我又不常理人家。』

『我不是說你同人家去吵架，我怕的是……』

『什麼？……』

『紅娃，你……你生得太美麗了。』

『涼哥，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當然相信你，可是我不相信別人，世間的人都很壞！我在這兒，他們都怕我，我一走，你孤單單一個，他們就會……』

『涼哥，你放心，我紅娃不是這種人！』

涼哥笑着點點頭，但心裏總好像被什麼壓住似的。自己也說不出什麼理由，他不怕紅娃會做錯事，而怕人家逼紅娃做錯事。

臨走時，紅娃抱着熙兒送他出口，涼哥在熙兒豐腴的臉上吻了一下，又拉住紅娃的手，留戀地望着。

『涼哥，你路上小心點。』

他望了好一響，纔吞吞吐吐囑咐了一句：

『紅娃，你記住我的話？』

紅娃點點頭。

兩隻手緊緊握着，拉到相當距離，不得不放手時，纔依依不捨地互相鬆開手，大家望了最後一眼，涼哥回過身走下山窪，涼哥的身子一截一截低下去，馬的身子也一截一截低下去，山窪遮斷了她的視線，她趕前去幾步，立在山窪邊，望着，涼哥的背影在山林間穿樑着，漸漸地模糊，漸漸地消失了，再也望不見，紅娃一陣心酸，掉下淚來。

風漫天漫地吹括着，陰雲密佈，像就要下一場大雪的樣子，

紅娃關緊了門，留在屋子裏，黑兒因經不住寒冷，直哭，紅娃祇得讓他躺在被內，把自己的厚衣脫下來蓋在上面。家裏沒有柴，把一張椅子砍了燒火取熱，風從門縫外吹進來，像一條涼的小蛇，直往人的肉體裏鑽，紅娃把衣條撕成一長條一長條的，把門縫貼住。

忽然，有人在敲門。

「誰？」紅娃一面趕過去開門，一面問。

是我！大嫂。」小均在外面大聲應着。門一開，一陣冷風迎面吹來，小均穿着狐皮氈子，兩手捧着大包東西，直往裏衝，把東西在桌上一放，趕緊回身幫着紅娃把門關上，風已經把屋內火堆裏的火星吹滿一地，兩人手忙腳亂的把來踏滅。

「小均，這門冷的大，你來幹嗎？」

那青年人拍去身上的灰塵，臉凍得血紅：

「我來瞧瞧你，替你送些東西來。」說着，又忙着把桌上的布包打開來，手凍僵了，很不靈活，紅娃幫着把繩結解開，裏面包着二十來隻窩頭，如一大塊羊肉，還有些熱氣。

「你送這個來幹麼呀？」

「現成的，我家今天過節，做了很多窩頭，還有麵條兒，殺了一頭羊，我們又吃不完，送一些給你。」

「謝謝你，小均。」紅娃想了一想：「今天過什麼節哪。」

『今兒格是冬至哪！』

『冬至？怎麼今天已經十五啦？』

『可不是。』小均蹲在地上，把木塊扔進火堆裏。紅娃在火堆前呆呆地坐着，兩眼無神地注視熊熊的火簇，紅裏帶綠的火舌一股股忽隱忽現着，紅娃一直木人般沉默着。

『大嫂，小均在對面抬起頭問。』

『嗯？』紅娃被提醒似的應了一聲，但立刻苦笑一下：『我在算，涼哥去了四十天了。』

『說真的，涼哥怎麼還沒回來？』

那個憂鬱地搖搖頭。

『他當初跟你說什麼時候回家？』

『他說，至多半個月。』

『現在快一個多月了，大嫂，你怎麼……？』小均一面說，一面同情地望望屋子四周。紅娃沮喪地低下了頭，一絡烏髮滑下來遮沒了半個臉。

『我不瞞你說，我……』她嘆了口氣：『我自己還能挨，只是熙兒……』

『他不吃奶？』

『我又沒什麼吃下去，那兒來奶水，這幾天我餵他糕糊吃，今天又快完了……』

『大嫂，小均把身子附過來，輕聲地：『你錢用完了是嗎？』

『早就完了。』

小均忽然解開圍腰帶，翻起皮氈子，掏出幾個錢來，攤在紅娃面前，紅着臉，侷促地說：

『大嫂，您……您收下。』

女的看看錢，又看看對方的臉：

『小均弟，謝謝你，可是我不能收你的。』

那個一縐眉：

『幹嗎？您厭少嗎？』

『那兒是厭少，您小均弟是一片好心，可是……』

『噯，我知道了，你跟涼哥一樣，你也瞧不起我。』

『小均弟，你別誤會，我絕對沒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要是瞧不起你，我會跟你在一起談話

說說，當自家人一樣的嗎？不過，小均，你是知道涼哥的脾氣的，我這樣平白無故的收你的錢，

給他回來知道了，不很好。』

小均很有些氣憤：

『給他知道了又怎樣，誰要他去了一個月不回家，難不成叫你活活餓死？』

小均宏亮的聲音，把熙兒吵醒了，哇哇的哭起來，紅娃過去抱在懷裏，隨她怎樣逗弄總不能

使他停止。



『他怕是餓了嗎？』

紅娃憂鬱地點點頭。

小均拿起一隻窩頭：

『這個他要吃嗎？』

紅娃咬了一口，先在自己嘴裏嚼碎，然後餵到孩子嘴裏去，那小嘴動兩動，識別了不是糕糊，就用舌頭往外一送，哇的又哭起來。

『他吃得出呢！』

『大嫂，你聽我說，你把這錢收下替熙兒買些糕糊來吧！』

紅娃痛苦地望着自己的孩子，眼上蒙着一層清水，沉默着。

『大嫂，你剛才說你不能平白無故的受我錢，那麼我，我就請你答應我做一件事。』

紅娃一呆：

『做什麼？』

小均腆胸地笑笑：

『我怕你不肯。』

紅娃的心擊跳起來：

『你要我做什麼？』

小均突然走近紅娃，把皮魔子一脫。

紅娃急忙倒退一步，把熙兒抱緊，喊：

『你！』

小均喜皮笑臉的指指自己穿着的大棉襖子：

『大嫂，我襖子上有一個破洞，您替我補個丁，那你可以收我的錢了吧？』

紅娃鬆了口氣，笑了起來。

『笑什麼？大嫂，你肯了嗎？』

紅娃高興地點點頭。

小均興奮地把襖子脫下來，一面趕快把皮魔穿上，腰帶一縛，一面把錢放在桌上，自己拿了

一些：

『大嫂，錢放在這裏，我先拿一點，替熙兒買糕糊去！』

說罷，飛快打開門，朝外奔去。

紅娃望着小均的背影，笑一笑。過去把門闔上，上了門。看見桌上大堆的窩頭，想起自己肚中還空落落的，就把熙兒往床上一放，拿一些柴火移到灶洞裏去，又從缸內掏了些水到鍋內，把十來個窩頭和一块羊肉放在裏面蒸。自己就坐在灶洞口燒着火。

外面的風越吹越厲，漫天漫地的怒吼着，厭到了一切聲音。

紅娃在担心着小均。

忽然，門外起了急促的撞門聲。

熙兒也在床上號哭起來。

紅娃先急急趕到門前去，拔開門閂，看也不看，就慌忙轉過身到床上去哄熙兒，一面嘴裏說

着：

『小均，你凍了吧？快烤火。』

後面沒有回答，門直開着，風直往裏吹。

『小均，你怎麼了？』紅娃一面笑着埋怨，一面回過頭去，

呆了，兩眼頓時射出喜欣的光彩，喊着，撲過去，手臂朝對方頸部一圍：

『涼哥！』

涼哥輕輕地把她兩手從自己身上拉下來，眼珠陰沉地望着她，臉上起了可怕的瘰癧。

『涼哥，你幹麼不說話？』

男的又可怕地沉默一回，慢慢地開口：

『紅娃，你剛才在說什麼？』

『說什麼？』

『我進門的時候，你把我當作了誰？』

『哦，』紅娃知道丈夫爲什麼不高興，她連忙解釋：『我……我把你當作小均。』

涼哥的眼珠漸漸收小，嘴角上露出一點似有非有的冷笑：

『你幹嗎把我當作小均？』

『他剛在來過。』

涼哥憤怒地：

『他來幹什麼？』

『他送東西來。』

『送東西？』涼哥兩眼老鷹般在屋子四週巡視一番，最後望着桌子，手往那邊一指：『是送這個？』

紅娃望望涼哥，這時涼哥陰沉的臉給她極大的失望，她覺得他回來了，自己應該得到安慰和熱情，沒想到對方却是那末冷淡，而且嚴厲的逼問着這些小事，她忍住氣，忍住淚。

『他見我沒了吃，就送些來。』

『可是，』涼哥又指一指桌上，『他送這些錢來幹嗎？』

『小均要吃糰糊，我沒錢買，他借給我。』

最後，涼哥把那件棉襖子提起來：

『這是誰的襖子？』

『小均的。』

涼哥冷笑了一下：

『送給你穿是不是？』

『他叫我補的！他叫我補的！』

涼哥嘴上的笑絲，漸漸地退去，眼瞳對着紅娃，漸漸的放大起來，射出一種可怕的嫉憤的光芒，他氣喘着，胸部急速地隨着一起一伏，兀立了一會，毫無表情的走近紅娃，咬着牙：

『紅娃，我沒想到你真會這樣！』

『你說什麼涼哥？』

『你，不知恥！』

紅娃再也忍不住，眼淚突眶而出，她激憤地：

『涼哥，你不能瞎冤枉人！』

『小均爲什麼平白無故的來給你東西，給你錢？世界上沒有這種好人，他一定在你身上得到了什麼，才肯這末做！』

『涼哥，你不能這末冤他，他是好心……』

『好心，我在的時候，他幹麼不送錢來，不送東西來？』

『因爲你跟他合不來的。』

「他跟我不同，那末你是我的妻子，他爲什麼又跟你合得來？」他回身去拿起那件襪子：「還有，你是什麼人，你替他破襪子？」

「他……」

涼哥激動地把手一擺：

「你別說了，我知道！紅娃，我沒想到你真會這樣，」他忽然抬起頭：「洪老爹，洪老爹，三年前，你勸我別同紅娃接近，我覺得你錯了，三年後，你臨死還對我說，紅娃的心地忠厚，是個好妻子，可是你又錯了！」

「涼哥，你在說什麼？」

「你，你不配問我！」

「我偏要問，我爲什麼不配？」

「誰叫你做出這種不知羞恥的事？」

「涼哥，你說話清楚些，磚瓦落地，要句句有下落，誰做了不恥的事，是你親眼目睹，還是我紅娃親口告訴你？」

「你還懶什麼？」他指指桌上的東西：「這些就都是證據！」

「我說過，這些都是他好心送給我的！」

那個冷笑一下：

『他幹麼送給你？』

紅娃含着淚，發狂地叫起來：

『幹麼送給我？你臨走留下半個月的錢，你去了四十多天，叫我吃什麼，過什麼？熙兒是你的後代，我不能眼睜睜看他餓死，我寧可自己挨着餓，使他吃飽，我寫的是什麼？我每天等着，等着。我以爲你回來了我就好了，沒想到你却讓我受這種閒氣，這樣平白無故的冤枉我。小均是個孩子，他不像他爹，他很肯救人，他送錢來，送東西來完全是爲了救我們，他也不像你，他完全把我當作大姊一樣，沒有存一分壞心思，今天，他還是你走後第一次送東西來給我，不巧就給你碰見……』

『是啊，不給我碰見多好！』

紅娃一口氣塞上來：

『你……你……我沒想到你竟是這種人！』話還沒有說完，就撲到床上去，哭起來。

正在這時候，小均趕進來，他在門外看見涼哥的馬，就知道涼哥已經回來，便高興地喊着：

『大嫂，大嫂！』

涼哥在門口一站，阻着：

『你找誰？』

『涼哥，你，你回來啦！』

『你沒想到吧，我回來啦，以後，大嫂不用你來照顧了。』

小均並不懂涼哥話中的意思，還興沖沖的拿出糕糊包：

『涼哥，這是我買來給熙兒吃的！』

涼哥接在手裏，往地上一擲：

『熙兒又不是你的兒子，你少費心！還有——』說着，回身去把桌上的窩頭，錢和那件棉襖捧出來，全擲在地上；你聽着，小子，以後咱們這兒少來嚕囉，要是再被我涼哥瞧見了，你前腿進門，我斬前腿，後腿進門斬後腿！』

說罷，大門砰然一關。

紅娃再也忍不住，霍的從床上跳起，衝到丈夫面前：

『涼哥，你不應該對小均這樣子！』

那個冷着臉：

『不要臉，你居然偏護他？』

紅娃含着淚，不勝激憤的表情：

『不要臉的是你自己，你走了一個多月，家裏一個子兒也沒有，人家見我可憐，幫我一些忙，你回來反口噴人，你枉為男子漢，心地却這末狹窄。別說我沒有偷人，即便我偷了人又怎樣，你不在的時候，我沒有錢，難不成白白餓死，凍死，你以為你了不起，可是事實上小均比你好』



得多，他肯幫助人，他……」

「小均比我好！不要臉！」涼哥伸手在紅娃臉上一掌，紅娃被打得倒退兩步，睜着兩眼，呆着，涼哥從口袋內摸出好些錢來，往桌上一擲，斬釘鑿鐵的：

「錢，你拿去，你是我妻子，我總得養你，可是你幹這種下賤事，你做得出，我可受不了，打今兒格起我離開你，熙兒歸你養，你我終算相安了三年，也算白聚了一場，以後，你也別來找我，大家咬緊牙關做人，不過，你多少替我留點面子！」

說罷，什麼也不看，掉過身子朝門外一衝。

紅娃渾身發着軟，她想喊，聲音在她喉口塞住了，她激動地衝出屋外，雪漫天漫地飄着，涼哥跨上馬，直往山下竄奔，紅娃追上去，一隻手在空中揮着，大聲喊着，但是涼哥頭也不回，跌衝衝地朝山下馳去，她趕了兩步，停下來，站在山崖邊，向下面望着，臉上流滿了熱淚。

風，發出悲愴的吼聲……



篇 下



從樹上擲下一把小刀，刺進對面一顆樹幹上，蹲在離刀鋒僅相差半寸左右的一隻小白兔兒，驚駭地把紅眼睛骨碌一轉，蹣着後腿逃去。

樹上一幌，一個年輕的漢子從上面虎的蹣下來，到那邊去拔出了刀，失望地朝兔兒逃去的那面瞧瞧。

那漢子長得很高大，天熱，他打着赤膊，胸脯上，胳膊上的肌肉小坵般凸出着，腋下的毛露出很長的一段，皮膚黧黑，黑得發亮，臉部却意外的青白。

他懶洋洋的把刀子插進腰帶裏，回到老地方，兩手抱住樹幹，腳一蹣，身子往上一捲，便蹲到樹枝子上去，松葉兒被震搖得一陣抖。他用手在胸口上胡亂地抹去了汗珠，開始用手去拗松枝，拗下了往下一丟。

忽然，有一個松葉擲着他的小腿，他驚異地回頭去望望，沒有什麼，哼了一聲，自顧去拗柴。

拍！又是一下。

他噴怒的轉過身去，拉出小刀：「是誰？」

沒有回答

他大聲嚷起來：

「誰這麼大膽子，敢着你爺爺蟲小子，出來照我不殺掉你！」

在第四顆松樹後，氣吼吼的竄出來一個少女，在他前面一站：

「熙兒哥，你——」

那蹲在樹上的一呆，連忙插好刀子，跳下來，立在她身前，不知道該怎麼好的對揮着手：

「銀子你，你跟我開玩笑。」

那少女把嘴一嘟：

「是嘛，開玩笑，作興罵人？」

他想賴：

「我沒罵哪。」

「沒罵？」兩手往腰裏一托說：「剛才你說蟲小子是在罵誰？還說要殺我，好哪，嘿！」說罷，身子撒嬌地一轉：「殺罷！」

那個放下笑臉，分辯着：

「銀子，你犯不着生這末大的氣，我那知道是你，我是以爲是什麼野小子哩。」

女的不理。

「銀子，銀子……」他柔聲地喊着。

女的還是不理。

熙兒哥可有些火了，他想粗暴地把她身子扳過來，但瞧她的臉，心立刻軟了下來。一個多麼俏麗的側影，圓潤的鼻子，顯得很端正，眼珠兒有點兒帶水汪汪的，很令人憐愛，小嘴兒嘟着，水嫩的臉頰上終年泛着紅色，隱示着青春的丰腴。

「銀子，」他低聲的喚着。

那知道女的虎的扭轉身來：

「銀子，銀子，我又沒有死，你叫得這末傷心幹嗎？」

熙兒哥把她一推，愣起眼珠：

「你這算是那門事，我不是，我已經跟你賠過禮了，還要怎樣。人讓步也該有個分寸，我賠禮，我說好話，你還這末大發大氣，去，去，你又不是花莊公主，誰又希罕你！」

女的受了搶白，眼眶裏立刻湧出淚水，氣得嘴唇發白，忿忿地過去搶起掉在地上的簞籬，頭也不回，一股氣往山下跑。

男的望着她苗條的背影，又捨不得離開她，趕上去叫一聲：

「銀子！」

女的不理直往下衝，髮辮也一甩一甩的。

他追了上去，在她身前一站，她讓到東，他攔到東，她讓到西，他攔到西，她把簾籠往地下一放，捏緊兩個小拳頭，向男的胸口上雨點似搥着，嘴裏伴着罵：

「你怎麼了，土棍兒，拿油鍋的，崽子……」

熙兒哥搶住了她的兩手，握着，她還要掙扎，他索性抱，把她擁在懷裏，柔聲地：

「銀子，銀子，何苦來，你聽我說。」

銀子把頭在他胸口上亂撞，哭起來：

「放手，放手，你不放手我要噎啦！」

熙兒哥却像拍孩子那裏的拍拍她的背心：

「好了，好了，銀子，你息一息，你聽我說。」

她果然安靜下來，但仍舊把頭埋着，兩肩向上一聳一聳的抽泣着。

「銀子你幾歲啦？十八歲囉，十八歲還是個孩子嗎？一撒嬌就把頭向人胸口撞，你是大人囉，瞧你樣子連哭帶笑的，好像三歲小把戲要不到糖吃，跟她爹撒嬌哩！」

女的吃吃的笑出來，把他扭一把：

「你配，你配！」

熙兒哥拍拍她的肩：

「來，來，來，別鬧了，咱們坐下來好好的談談。」說罷就把女的半扶半擁的扶進松林裏來

，銀子低下了頭用手背擦乾眼淚。熙兒哥在一株樹前把脚尖踢開了樹屑，把自己的衣襟鋪着，讓她坐下去，自己在她身旁就地一坐。

「瞧，我待你多好？」

女的對他一掬嘴：

「呸！」但禁不住嘴角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銀子，我說你真是好大脾氣，一不對就哭呀跳呀的撞了半死，將來你嫁了我，不到半年，我準被你鬧了個半死。」

「嫁你？」她抬起眼珠來，憂鬱地朝天空望望，搖搖頭。

熙兒哥縐一縐眉尖：

「銀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這場夢還沒有醒。」

「銀子，你是說你不肯嫁給我？因為我窮。你看不起我？」

「傻瓜，」她把手指在他腦勺上一戳：「我看不起你，我還會跟你在一起？」

「那麼爲什麼呢？銀子，你說話老是吞吞吐吐的。」

「你……」女的說了半句，停住了，悲哀的低下頭去。

「嗯，我懂得，你是指我母親，是嗎？」



她點點頭。

「你就多心眼兒，銀子，別去多想，是我婆老婆，她管不了許多。再說，我總會想好法子好，好勸她，她會回心轉意的，祇要你嫁過來好好的做人，她在眼裏，會喜歡你的。」

銀子抬起頭來，在她眼眶上朦上一層清晶的淚水，她望着頭上的松樹，開始訴說了，低聲的，悲哀的：

「熙兒哥，我不像你那樣儘往好的方面想。也許我多心，但是也不由我不怕，你母親像恨我，幹麼跟你在一起，她討厭我。」

「不，不會的！」

「熙兒哥，你別辯護，我看得出，我又不是個孩子，我從小死了娘，冷言冷語我聽得多，冷面冷臉我瞧得多，人家討厭我，我還看不出？」

「她，她就是這末個脾氣。」

銀子回過臉去，瞧着男的，他眼內露出嚴肅的光芒來：

「熙兒哥，我不喜歡你這末做，你母親討厭我，你強辯，你咬定她並不討厭我，這是沒有好處的，這何必呢？」

「……」男的低下了頭。

「同樣的，」她的聲音越來越低了，「你母親不喜歡我，而我嫁給你，使一家子不和，也是

沒有好處的，又何必呢？」

「銀子，我不愛聽你說這些喪氣話。」他把銀子的身體扳過來，擁在自己胸前：「其實，在我們前面所有的困難就是母親，她討厭你，不錯，我承認，但是她爲什麼討厭你呢？怕連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常常叫我別跟你在一起，我問起她理由時，她也沉默下來，說你野嗎？不是。說你難看嗎？不是，說你因爲是有錢人家女兒嗎？不是，說你不會做人嗎？不是。我問着問着，她總哭了出來罵我不該逼她，天知道，誰知道她心中想着什麼念頭，有着什麼心事！」

「我也覺得奇怪，每次我瞧見她時，我總做重地叫她，她應着，但立刻轉過背去，她不願意見我。我和她在一起談話時，她總是有口沒口的搭着我，一點也沒有親熱相，我很難受。她就是看我一下也好，撫我一下也好，但是她對我老是冷冰冰的。我每次帶着希望去，總悞喪地回來。我自問自己沒有做過錯事，我待人熱心，我做事勤力，別人家老人們見了我個個稱道我，歡喜我。但是，就是你母親她一個人不愛我，這是怎麼回事？應該歡喜我的人却不喜歡我，難道這是命嗎？爲什麼你母親不像其他老人一樣對我愛護，對我親熱呢？難道這是命？」

「銀子，你別去多想了。」

她苦笑一笑：

「我就喜歡多想。」

「其實呢，我說，過一天算一天，你放心，我們的事總會成功的。」

「我可是總覺得沒有這末簡單，我這個人真奇怪，無論做什麼事，要是在事先我感覺到一種不好的結果，那末這件事，就真會做不好。」

「是嗎？」

「譬如這件事吧，一想起我倆的婚事，我就好像感到將來要出事。」

「不會的，這是你愛多想。」

「我俱願不會出事，誰願意不順順遂遂做一件事呢？我真希望你母親喜歡我，你愛我，嫁給了你，一家子和和睦睦的，我就是再苦些，我也情願。」

「哦，我記起來了，張家那小子近來還到你家來過嗎？」

「他來，他常常來，可是這跟我有什麼相干？我不愛他，我就不愛有錢。假如他是個窮小子，說不定我倒願意嫁給他。有錢人眼睛裏祇有兩個字：勢利。當然有錢過得好，吃得好，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一個人養下來，要隨心活下去。錢，穿得完，用得完，十年風水輪流轉，誰又知道誰？」

「銀子，你真聰明，有見解，討了這末一個妻子，我真覺得自己甚幸福。銀子，我以後好好的待你。」熙兒感動地說着。忽然，在他眼珠內射出一種幻夢似的光芒：「銀子你說，你將來要有一個怎樣的家？」

「家？」

「嗯，譬如你喜歡住在那兒，要幾間房子，要些什麼傢具？要……」

銀子微笑搖頭。

那個驚異地問：

「怎麼，你不要？」

「我不想，對於將來的事我什麼也不想。我不敢想，一個人做人，做下去再說，做到了再說，預先不必想到太多，不必想得太多。想得好好的，到了那時却不能如你心願，不是痛苦嗎？」

熙哥兒似乎並沒有懂得銀子的話，並且他認為銀子不和他一起夢想而不滿，他要她一起做夢，說那些夢話，他搖搖銀子的手說：

「銀子，你說呀，一個人對自己的將來總有一個想法的。雖說或許將來不能如願，但就不能有一個希望了嗎？」

「希望？」她深堪地望他一眼，然而含羞地把頭扭開去，從地上拾起一顆松葉舉在眼前用手指捻着：「我祇希望你將來待我好！」

熙哥的心一沉，很不樂意的：

「銀子你不相信我，」

她愛憐地我兩手捧住他的面龐，側了頭：

「我那兒不相信你，嗯？」

那個還喘着嘴：

「你說你祇希望我將來待你好，這意思是說，你以爲我將來不會待你好的？」

「我很怕你這個脾氣。」

「我？」

「嗯，你有兩點不好。」

「那兩點不好？」

「你器量太狹窄，疑心太大。」

「你說我量小？」

「可不是，上次張家小子到我家來，你後來問長問短以爲我對他說了什麼，好像我這個人祇是你的，祇能同你說話，同你在一起。」

「那是我……我爲了你哪。」

「太量小了。」

「還有一點呢？」

「嗯……你太粗野。」

「男人們應該粗野一些哪。」

「可是，我知道，你野起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你的心太硬，看見兇兒什麼的一定要抓住殺掉

纔肯休手。」

那個昂頭大聲笑起來：

「鬼麼？你怕我將來殺了你？」

「說不定。」

他突然凶狠的將她兩個胳膊握住，眼白裏突出血筋：

「哼，我要殺你，一騰地又將她向身上一擁：「可是我捨不得你！」

銀子的臉緊緊貼在他的胸口上，故意用毛叢叢的髮髻撫他的心口：

「捨不得？我不信。」

黑兒哥用下巴擱在她頭上，左手圍住她的腰，右手在她的手臂上撫摸着：

「你……你這末美麗。」

「可是人會老的。」

「你老了也美麗的。」

「可是你厭了。」

「我決不會討厭你。」

「可是你的心會變！」她猛的抬起頭：「是嗎？」

「銀子，你這末不信我，你真要我起誓？」

「你敢斬斷手指嗎？」

男的聳起眉毛：

「斬手指？」

「嗯，一個人在他心愛的女人面前發誓以後保證決不變心，那末他就有勇氣斬斷手指。」

「真的？」

「你有沒有這個勇氣？」

熙哥兒輕輕推開她身子，從腰中霍地拔出那把刀來，把右手在地上一按，左手將刀高高提起，做出要刺下去的樣子。

女的驚呼一聲，撲上去將他的手阻住，他把刀往地上一插，順手將她攔腰抱住，將臉湊近去，想去吻她。她頓時緋紅了臉，用足力氣將他兩手掙脫，跳起來，三腳兩步地走到一顆松樹前，生氣地背着他站到一邊去。

他氣吼吼地立起來，畏懼地望她一眼背影，慢慢的走到她背後，伸起手想扳過她身子來，可是不敢，他踟躕了一會，終於從喉嚨底逼出一聲：

「銀……銀子」

她沒有回答，也不回過身來。

他口吃地：

「銀子，你，你生氣了？」

「……………」

「是我不好，我不該，可是，……你總得原諒我。」

「……………」

那個見她老是不理，可急了：

「銀子，你真的生氣了？」

他說着，一面小心翼翼地伸過去想去張望一下——

銀子禁不住「嗤」的笑了出來。

他立刻像麻雀一樣活躍的跳到她前面去，大聲的：

「啊，你騙我，你笑了，好——好。」兩手伸着她身上圍去。

他一滑身逃開去，嘻笑着逃到一棵松樹後去躲着，他追過去，她夕逃開了。追逐着，嘻笑着，松樹被他們震得左右搖幌。

他們像一對蝴蝶在松樹林子裏互相追逐，她笑着，臉漲得緋紅，益發顯得美麗了，豐腴的胸脯在緊裹着的衣衫下起伏，她赤裸着的手臂，發着豐滿的光亮。他的眼睛瘋狂似的對她凝視，似有兩粒火在裏面燃燒，他的心沸騰起來，禁不住又追逼過去。

她笑着逃開去。



他追了兩步，突然站住，指着她身後，驚惶地急喊一聲：

「銀子！後面有野豬。」

她嚇得尖叫一聲，連忙回頭去，祇覺得身子一斜，她被熙兒哥緊緊的抱住了。

男的得意地笑着，她又羞又惱地拳頭雨點似的捶着他：

「你騙我！你騙我！」

「銀子，銀子，你聽我說，你早晚是我的妻子，我和你相處了多少時候，你總不肯讓我親近你，今天——」

「不！」

「銀子，我每次依順你，你就不能依我一次？」

「不！」

「銀子，你不知道，我對你多麼……。」

「憑你自己良心。」

「銀子，你呢，你對我怎樣？」

「你放我，你放我。」

「我要你說一聲。」

「我不說。」

「銀子！」

兩對眼珠熱情地對視着，她那俏麗的面龐因激動而顫動着，他的臉漸漸逼近來，她嬌羞地把頭往後讓，身子在他擁抱中拼命掙扎，嘴裏含糊地喊着「不，不，不」在她喚到第四個「不」字，嘴唇被熙兒哥吮住了，接着陣含糊的呼喚聲。

她兩個緊握着的拳頭，漸漸的，無力地鬆開去。

「銀子」

「嗯。」

「你說。」

她笑着向他搖搖頭：

「唔，我不。」

「你再不說，我——」

「怎麼？」

他的眼珠內露出一種迷惑的光，兩手輕輕一捏。

她嬌聲的笑了起來：

「放手，放手，」

「你說不說？」

她還想倔強，他的手又在活動起來，她把頭一陣亂搖，吃吃笑着。

「快說，快說。」

「我——」她說了一個字含羞地把頭埋到他的胸前，低聲的說完了她要她說的話。

他興奮地捧住她的臉。喚了一聲，熱烈的擁在一起，春風吹來，一陣清香。……

熙兒哥把頭拾起來，看看她，銀子的兩眼還迷朦的閉着，像浸入了昏迷的狀態。熙兒哥溫柔

地喚一聲：

「銀子，」

女的從喉嚨裏無力地哼出一聲來：

「嗯？」

「你說，我這個人怎個樣？」

「你……」她眼閉眼，把手指朝他額上一戳：「你壞！」又愛憐地笑起來。

「我壞？那你幹嗎跟我在一起，」

「是你勾引我。」

「我勾引你？」指指她那正圍着他腰部的兩手：「你瞧，是誰勾引誰？」說罷，用手指去她

臉上劃着羞。

她裝作嗔怒地將他一推：

「你這人，人家不依你，你就求，依了你，你又說這種話……」  
熙兒哥怕她真個生了氣，連忙賠笑。

「我不是，我不是好嗎？」

「我對你。」

「憑你說怎麼對我？」

她嬌美地把左手下把顎一托，眼珠翻翻上面想着。

「唔，讓我想……」

「這樣吧，你吻我三下，讓你佔些便宜吧！」

「哇！不要臉！」

她舉起小拳頭要捶他，熙兒哥把來抓住；

「說真的，我送你下山去，」

「你媽瞧見了又要罵……」

「罵兩聲有什麼關係。」

她把嘴一掬：

「她是你親娘，罵兩聲當然沒關係，我冷言冷語可受不下！」

「不會的，來來來，我跟你去拾松菓去。」

「够了，用不着你好心。你呢？打了多少柴。」

他朝地上瞧瞧；並不很多，紮起不到半捆，可是他嘴裏却說：

「差不多了，」

她嬌嗔地把手指指說：

「被你媽瞧見了又該罵！」

「爲了你。」

銀子正打算彎了腰去拾框籬，聽他這末一說！立刻站起來臉一沉：

「我不去了，你先去吧！」

「幹嗎。」男的有些困惑。

「嘴裏說的好聽，爲了我，這句話要是讓你母親聽見，以爲我怎麼樣迷住你，我可不是這末下賤，熙兒哥，你走你的吧！」

「唉，你真難說話！」頓了一會，他溫柔地：「好，好，咱們走吧，我一句話也不說了！」

說着，他灑下身，自顧去紮柴，快手快脚的，一會兒就成了捆，因爲是單捆，不便扛，把刀在褲帶上一插，披了上衣，用扁担一頭挑起柴，看看銀子，拖着她向山下走去。

山霧已散盡，但仍有些悶濕濕的，天空有一片浮雲在游過來。

「瞧，像要下雨了，快走。」

「熙兒哥。」

「唔。」

「咱們別一起走。」

「唉，銀子，你真是太多小心眼兒。」

「不是我小心眼兒多，你媽……」

「怕什麼，陪你一起走走就能說成話，其實，老年人本來多囉嗦，你忍一步，她就進一步，真要是你大着胆子，常常到我家來串門兒她也不會把你那樣的。」

銀子似乎被他這一番話打動了，是的，爲什麼自己不常常去串門兒，大着胆子，把她當作自己母親一樣，爽快的談談說說，這或許會使她倆接近起來——她的心霍霍的跳動着，覺得立刻就要這末去做。

「譬如我吧，」熙兒哥見銀子若有所感，便接着說下去：「你說，你爹對我就好嗎？也不是冷淡淡的？可是我不管，他罵我，我也來，他就打我，我也來，我爲的是你，要配成夫妻本來是件難事，月下老人也得跑呢，要是我也像你那樣，東也怕，西也怕，咱們的事一輩子也不會成功。」

「可是，我爹不像你媽，他當着你的面不會擺臉色，你媽爽爽辣辣，想啥說啥，一些也不顧別人担不担受得起。而且，我不比你，你是男子漢，能忍得起，我是一個娘兒——」

熙兒哥站定了，握住她的手，臉沈長了，兩眼內透出幽憂的光芒：

「銀子，說什麼娘兒不娘兒，你的意思我懂，你臉嫩，担受不起，但是，銀子，假如咱們倆將來不能成一對，這又怎麼說呢？現在爲了一時担受不起，而使將來終身抱恨，我想——」

銀子舉手向他做個手勢，阻止他說下去，她兩傷的垂下頭：

「我懂。」

熙兒哥覺得有些失望，可瞧她這樣，也就說不出話來，默默地伴着她走。

穿出松林，發覺天空已下着密密的細雨，他們啊呀一聲，笑着向山下加緊脚步走去，快到山腳的時候，走在前面的銀子突然站定腳，害得熙兒哥一時煞不住，撞在她身上：

「怎麼？」

「瞧，你媽。」

他順着她的手指，朝前望去，只見他母親拿着一件簑衣，立在山澤的屋前。

銀子的眼內露出畏怯的光芒：

「你先走吧，」

男的有些不耐煩：

「銀子，你又……」

聽見熙兒哥焦煩的聲音，銀子抬頭看他，見他對自己厭耐的表情，不由得心裏一酸，但極力

忍住了淚，痛苦的點點頭。

他們放慢了脚步，向山窪走去，熙兒哥的母親也看見他們了，就不再上來，在那邊站着，一對忿怒的眼睛在細雨中發着光。銀子向前走，把身子和熙兒哥離得遠遠的，走近一步，腳發一陣軟，心跳着。

走近老人時，她俯伏地對她微微彎一下腰，臉上勉強拽出笑絲，喚了一聲。

老人厭憎地瞧她一眼，很不願意的點一點頭，掉過去朝着兒子。

「媽！」熙兒哥也覺得有些僵，不高興的叫了一下。

老人舉一舉手中的簑衣：

「下雨了，我打算送簑衣給你，做娘的時時刻刻不忘你，可是，你老是忘掉我的話！」

「媽，我沒有。」

老人朝兒子背在肩上的柴捆望望：

「今兒格欲得這末少？」

「天……天下雨了，我趕着下來。」

「可是你不是一清早就上山了嗎？」見兒子要辯，立刻揮手：「別說，別說，我知道，你又  
在跟誰胡纏了，」說着眼珠斜過去向銀子一睜。

銀子畏怯地低下頭去。



三個人就這末僵着，銀子兩眼垂望着簾籠中的松葉，她心中想着；應該同這位老人親近親近，當作自己的母親一樣，走過去，親熱地喚她，侍奉她，和她密密的談笑着，但是，她的身子只像顫抖一樣的動了一動，簡直沒有勇氣把頭抬起來，冥冥中只覺老人的眼尤宛如一付枷鎖，重重壓在她頭上，她鼻尖上冒出冷汗，弄得很侷促。

老嫗似乎不耐煩：

「熙兒，站在這兒幹嗎，下雨了，還不回屋子去。」

她兒子望望身邊的銀子，雨絲落在她頭上，在髮間嵌着，猶如瀉了一頭珠子。愛憐地去摸摸她的袖子，也有幾分濕了，他慕地過去接過母親手裏的簾衣！

「媽，我送銀子回去。」

「什麼？」老人似乎受了意外的打擊，喊起來。

「銀子的衣朝打濕了，我送她回去，」說罷，他把簾衣去往銀子身上一披，銀子不敢穿上，胆怯地望着老人。

老人的眼內冒出了火，聲音發了抖。

「熙兒！」

「啊？」

「你把簾衣拿下來！」

「爲什麼？」

「銀子是姑娘家，你這樣跟她披衣作什麼的，被人瞧見了說壞話，你這不是糟蹋她嗎？」  
熙兒哥一手在半空，被母親這末一說，按上去不是，放下去不是，僵着。

老人走了過來，把兒子推在一邊，自己上去拿簑衣在銀子的身上披着。

「銀子。」

那女郎微笑着回過頭去，但撇見老人呆板尊嚴的表情，不由地慢慢的把笑紋收斂了。老人的兩眼狠狠盯住她，閃爍着異樣的光，是愛憐又像嫉恨，又把顫抖的手按在她肩上：

「銀子，你懂事，你今天聽我一句話：熙兒是大人身子孩子心，他做事還是三歲小把戲樣的，不知道遠忌。咱們雖然是鄰家，可是他甚男，你是女，常攪在一起，年輕輕要有個岔念頭，要終身抱恨，雖然心地正，可也免不了旁人閒話，你銀姑娘還沒有許人，貞節要緊，一老人說到這裏，望望銀子，只見她兩眼向前呆瞪着，失去了靈活，牙齒輕輕地咬着下唇，她把手在她肩上按得更重，斬釘截鐵的說下去：「我說過，熙兒是孩子，你銀姑娘懂事！這一點總也不會不知道！」

銀子點點頭，她失去了自主。

「所以，銀子，我勸你，你別爲了討好熙兒，一整天去跟他胡鬧，熙兒不配，你將來好好的許個大富人家，我老年人說話直坦，真的，銀子，女孩子家名譽要緊，你以後別再找熙兒在一起，銀姑娘……」

銀子氣渾得身發了抖，兩眼朦上了一層淚水，受屈地望望熙兒哥，突然她把簑衣朝地上一扔，兩手掩住臉，飛一般的冒着雨奔去。

熙兒哥在後面趕上去喊着，抓住她的手但被她忿怒的推開，他兀立着，望着銀子在雨絲中跌撞撞的向前奔去，他痛苦地蹬腳，回過身，走到母親面前，他要痛極的向她吼叫，但是他在母親的眼角上發現了淚水，他遲疑下來。

「熙兒，」老人顫巍巍的站着聲音有些啞澀：「熙兒，你聽我話，你聽我話。」  
他痛苦地向她張着兩手：

「您幹嗎，您這是……」  
她搖搖頭。

「媽，你幹嗎不讓我跟銀子在一起，她有什麼不是，她有什麼得罪了您。」  
老人兩手在胸前握着：

「這是冤孽，冤孽！」  
「媽！……」

老人突然醒過來一般，挺直了身子，聲音明朗地：

「熙兒，我不要聽你多說話，你要我這個媽的，聽我話，你忍心把我扔了，那末你去，以後別來見我！」

說着，她忿忿地從地上拾起簑衣，回身進屋子去。

熙兒哥兀立着，雨還在密密落下來，滴在他眼角上，他不去拭掉，望出去，儘見一絲絲細雨，迷迷糊糊一片霧一樣，夢一樣，銀子剛才奔去的路上，還留着一朵朵足印，一個比一個淺，像是那步行者的脚越走越軟。他幽憂地過去，在一朵較深的脚印前站定了，望着，慢慢地把自己的右脚伸過去，輕輕踏上去，印合着……

母親從窗裏張望，見兒子在雨中站着，不禁覺得一絲絲悲涼，悔恨，任雨絲黏在窗上，朝下滾，頓時使她的視線模糊了……

雨一直落到晚上，到深夜，浙瀝瀝的聲音越發增加了銀子的煩燥，她躺在床上，薄被被推在一邊，祇蓋着一角胸部，床旁小桌上的臘燭已燒去了一大半，火燄也比以前平靜了，像一隻幽幽眼睛，發着綠黃的光芒，但燭淚仍默默地滾下來。

銀子的辮繩掉了，頭髮散亂着，濃濃的擁抱她的兩旁面頰，她臨睡時沒有脫去衣服，喉口的一個鈕扣解開了，露出一截雪白的頸項，她兩眼一直向上面瞪着，帳頂上因漏水，染了一圈黃汁，望着，望着，眼角上時時湧起淚花，枕上濕了一大塊……

這是夢嗎？不，她同熙兒哥從山上下來，到山窪遇見了熙兒哥的母親，熙兒哥把簑衣披在她身上，老人阻止着，一隻可怕的手重重的壓在她肩上！「銀子，你別爲了討好熙兒，一整天去跟他胡鬧，」她又說：「你以後別再找熙兒在一起！」這些尖刻的話是熙兒哥的母親親口對她說的

嗎？不，這是夢，這應該是夢哪！然而不是，下午那件事的發生，清清楚楚，一幕幕放在眼前，熙兒哥的母親把手重重按在她肩上，用尖刻的話諷罵她，爲什麼？爲什麼？應該愛她的人却偏恨她呢？自己有什麼不可寬恕的錯嗎？自問將來會做個好妻子，好好的待丈夫，慰撫他，幫助他，自己也情願爲她老人服侍，茹辛含苦的做她的奴僕也情願，祇要那老人對她憐愛，然而不，今天下午，就在幾小時前，一隻顫抖的手沉重的壓在自己肩上，責罵她，這是命嗎？

以後又怎樣呢？這樣就完了？熙兒哥會不會來找自己，他會來的，然而自己是不是應該去理會他，和從前一樣？不，他的母親今天已明白的警告了自己，以後別再同熙兒哥在一起，一切命運全由那老人主宰着，但，這樣就完了？

淚水沿着面頰，直流到頭髮上，結着，她微微側過頭去，望着它，它似一顆明珠，眩閃着，她內心的悲憤慢慢的淡了下去，空虛了，她有些迷惘起來。

她閉上眼不一會兒，燭蕊發出一聲爆烈，燭淚流了一陣，火燄慢慢地縮小，由黯紅變成青綠，最後，軟弱的抖動幾下，火熄了，一縷青烟裊裊升起……

窗已發白。一縷縷紅霞，從東山尖尖吐出。山上的晨霧若接若離，如一陣薄紗帳，把山貌遮掩得忽隱忽現。

烏鴉們張着翅，成羣地飛來飛去，把青綠的天空染上了一塊塊黑斑。

樹葉上的露珠，晶晶的捨不得擦去似的掛着。

銀子的爹，醒得很早，躺在床上咳嗽着，氣喘着，喚女兒兩聲，不見答應，就下床來，到屋外去站着觀望天空。

他站了一回，回進屋去，見女兒還睡着，便輕輕地從桌下拿了刀，拿着扁担，走出來虛掩着門，嘆了口氣，朝山上走去。

在他睡醒後不久，熙兒哥從屋後探出身來，先朝山上望望，然後放心地推門進去，又反身把門掩上，走到裏門前，推了一推，裏門呀的開了，他放輕了脚步朝床前走去。

銀子熟睡着，頭髮蓬鬆地蓋掩了半個臉，帶着疲乏的蒼白，眼皮有些腫，眼角還有些潤濕，小嘴閉得很緊。清秀中現出嬌美。熙兒哥不敢去驚醒她，在床沿坐下來，默默地凝視着她。但又怕有人在這時候進來，就小心地去推動她的手臂。

她漸漸醒了過來，先睜開惺忪的兩眼，一看是他，不由得一驚，他溫柔地解釋她父親已出去了，沒有人聽見他進來的，

銀子嘆了一口氣轉身朝裏躺着。

「銀子！」

她沒有動。

「銀子，我今天來向你賠罪」。

「……」

「銀子，你……」

他伸手去把銀子的身子扳過來。

銀子回過臉，憂鬱地望着他，淚水潺潺流下來。

「銀子，你生我的氣是嗎？」

她幽幽地搖一搖頭。

熙兒哥垂下臉：

「我知道，我媽不好。」

「不。」

「銀子，你看在我的份上……」

「不，熙兒哥，」她低聲的傾訴着，「你幹嗎說這種話，我怪你媽？不，我怎麼能怪你媽，她是你的母親，是我的長輩，罵得也打得。我覺得她的話很對，熙兒哥，你母親的話很對。」

「你說她的話很對？不，她完全在說氣話，銀子，你別去聽她的。」

「不，她沒有說錯，倒是我們做錯了。」

「銀子，我知道，你還在生氣。」

「我……」

「可是，假若有一天你娶了，娶了另一個女人，我也嫁了，可是，我，我，我永遠也不會忘了你……」她說到最後幾個字，幾乎破聲哭了起來，她把頭埋在被中，悲傷地啞鳴着。

熙兒哥的內心也痛楚着，她想勸慰，但不知該怎麼說好，他祇搖着她的肩，喚着，勸慰着。銀子慢慢地平靜下來了，她哀婉地望他一眼。

「熙兒哥，我問你一句話。」

「什麼，銀子？」

「假使你娶我，你娶怎麼樣一個女人。」

「銀子，你……」

「你說呀，我要你說。」

「要如我不能娶你，我，我就一輩子不娶。」

他的話起先使她的眼睛一亮，但立刻就恢復了剛才的幽傷，她搖搖頭：

「我不信。」

「真的銀子，真的。」

「我一離開你，你就把我忘了。」

「我不忘了你，我也不離開你。」

「有一天，終有這一天。」



「我知道，我看得出，你是在生氣。」

「不，熙兒哥，不。」

「那你幹嗎哭？」

「我哭我的命苦！」

「銀子！」

「我哭我跟你媽沒有緣份，我哭我沒有福氣做你妻子，我哭我自己，既不能嫁你，幹嗎又遇見你，遇見你偏又愛上你，我哭——」

熙兒哥伸手去掩她的嘴。

「銀子你別……」

銀子握着他的手，痛苦地搖著頭，淚湧下來：

「你讓我說，讓我說——我哭，我……我不哭，我幹嗎哭？這是命，命運佈排了我，我拗不過，它要我遇見你，它讓你愛了我，可是它使你母親恨了我，不讓我們在一起，這是命，我拗不過，你也拗不過，我們都拗不過，也不必拗，我們那能去跟命運拗去，到終了一定是我們失敗，所以，熙兒哥，我想了一夜，我想得很明白，咱們以後還是按照你母親的話做，照命運做人。」

「銀子，你今天怎麼……」

銀子把視線移到帳頂上，瞳子漸漸地縮小了，露出痛苦的光芒。

「那除非是我死了。」

「可是我死在你之前。」

「我到你坟前來。」

她苦笑起來。

「你躲着你妻子來祭我？」

「我掘開你的坟墓。」

「幹嗎？」

「我掘開你的棺材。」

「你？」

「我抱住你的身體。」

「那時，我已是一堆白骨了。」

「我就抱住你的白骨。」

她又苦笑起來。

「你這是幹嗎？」

熙兒哥沉了臉，他的聲音有些抖。

「我們同生，我們也同死。」

銀子蒼白的臉上透出了喜悅，熙兒哥慢慢地把嘴迎上去。

銀子伸手把他的嘴一推。

『熙兒哥，我問你一句話。』

『什麼？』

『你，你對我不是真心？』

『怎麼？你要我斬手指起誓？』

『不，誰要你斬手指，不過我要你回答我。』

『銀子，假如我不真心，我爲什麼苦苦追着你？假如我不真心，我爲什麼要違反母親而來跟你親近？我幹嗎來戲弄你，害了你，也害我自己？我不是那種人。』

『可是，』銀子吞吞吐吐地：『我知道我們成功的希望很少。你現在對我十分真心，將來也就多十分苦痛。』

『不會的，銀子，我說過，我一定要想法子！』

『想什麼法子？』

熙兒哥沉默了下來，眼睛凝視着帳頂，一面咬着手指甲，忽然想到什麼的：

『嚶，銀子，咱們逃走好不好？』

『逃走？』銀子眼睛一亮立刻就黯淡下來：『可是逃到那兒去？我們離開這山，就誰都不

認識。」

「管他呢！走了出去再說，到外面住三五個月，再回來，到那時候，我媽也奈何不得了。」  
銀子聽了他的話，並不做出任何表示，祇默默地望着棉被上的花紋。

「銀子，你覺得怎樣？」

「這樣不好，」

「怎麼？」

「你拋開你媽不管，不是變成不孝嗎？」

「這也是她逼我這樣做的。」

「熙兒哥，我想過，假如咱們走了，也就別想回來，你媽現在同我不對，將來回來一定更氣我，更看不起我，她不會回心轉意，她要回心，現在就該回心了，你媽同我有着百世大仇似的。我想過，在咱們兩人之間，有我沒她，有她沒我，你假如想做個孝子，那你該放開我，假如你對有一種難捨難分的真心，那你就得離開你媽，但是，熙兒哥，依我想，你應該放開我，母親到底總是母親！」

熙兒熱烈地握住銀子兩手：

「銀子，我也想過，好久前我就想起這件事，我覺得假如到了這時候，我應該離開的不是你，而是母親。母親愛我，我知道，可是她還把我當作孩子，他不懂我，她老了，老年人是不容易

懂得咱們年青人的心的。我現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幫助我，也能安慰我的人，那就是你，我果然不應該離開她，可是我不離開她，我就得離開你，我離開了你我就一切都沒了，我知道我走了，她老人家一定很傷心，可是，我不能怕她傷心而使自己終生得不到快樂。一個人母親祇有一個，死了不會再有，可是一個人好妻子也祇能遇見一次，一旦失掉了，你也再不會在第二個女人身上找到她的好處！」

「黑兒哥！」銀子被他的一席話引得很激動，她的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感激，她把黑兒哥的頭偎在自己胸前，兩手梳着他的頭髮。

男的像一匹小羊一般，馴順地偎依着，忽然想起什麼的，猛地抬起頭。

「銀子，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

「你知道我媽跟我爹怎樣成婚的？」

「這我那兒知道！」

「我媽也是跟我爸偷跑的？」

「是嗎？」

「我媽本來早就許了人，後來在路中遇見了我爹，兩人就偷偷逃到這山上來。」

「那你爹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媽不肯告訴我，她說我爹並沒有死，可是也不知道他現在住在那兒。』

『是你媽不要他，還是他不要你爹？』

熙兒哥搖頭：

『誰知道。』

『我想是你媽的怪脾氣把他氣走的。』

『不會的，銀子，你以為我媽脾氣怪，其實她一些兒也不怪，她跟我在一起，同別人在一起總很溫和，唯獨對你，我真不明白，我又不敢問她。』

『我也不懂，我爹也常常同我談起你媽，他很贊成她，說她賢惠，說她很厚道，你知道，我爹同你家是老鄰居，後來不知爲了什麼就鬧翻了。』

『爲什麼？』

那個搖搖頭：

『我爹不肯說，可是我看得出，一定鬧得很厲害。』

『說起來，銀子，你爹對我怎麼樣？』

『他也常常跟我談起你，也不說好，也不說壞，說不了三句，就嘆一口氣，千言萬語也別想

要他開一句口。』

『我們走了，你爹呢？』

『我想同他說明了。』

『說明，』熙兒哥皺皺眉：『怕不好吧？』

『我爹不會阻止我的，我知道。』

『萬一……』

『萬一什麼？』

『萬一他去告訴我媽呢？』

『不會的，他說他有三十多年沒踏上山窪去了，他常常在我這兒問起你媽呢！』

熙兒輕輕嘆了口氣：

『你有這樣一個爹，也真是福氣。』

『嗯，我爹是好人。』

『他每天到東山上去幹嗎？』

『他說他去踏躑，誰知道幹什麼，有一次我跟他上去，只見他立在山頂，儘往你們這山窪子

上瞧。他老是有許多想頭似的。』

『他怕在想自己。』

『噫，幾年來，什麼都變賣掉了，他說起這個，常常會流淚，說委屈了我。』

『他想替你找份好人家，讓你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銀子對他笑一笑，不理他。

『可是，』他做一個鬼臉：『你偏揀中了一個窮小子。』

『窮人不宜配高親，我們家現在也敗落了，跟你們差不多。』

熙兒哥稱心地笑着：

『我們要走必需走得快，今兒晚上咱們動身好不好？』

『今兒格就走？到那兒去呢？』

『管他，隨便在那個山上住幾個月再說。』

『錢我到有。』

『我也有點兒。』

『明兒格那兒會面？』

熙兒哥想了一想：

『就在東山上吧。』

『紅森林？』

『噫，紅森林，我把馬兒帶來。』



「這末大的山，往那兒找你？」

「我在山上做個火篝，尋火光來找我好了。」

「可是你母親……」

「我替她留下些錢够她半年吃用的，半年後咱們總可以回來了。」

銀子越說越興奮，她有滿肚子話，可一句也說不出，禁不住叫了一聲：

「熙兒哥！」

「什麼？」那個望着她的臉：「你高興嗎？」

女的點點頭。熙兒哥抱她擁在懷裏。

銀子依偎一會，把他推開：

「好走了，慢的爹回來照見。」

「銀子，你打算跟你爹說明？」

「沒有關係的，熙兒哥，我爹很疼我的。」

熙兒哥走到門口，又不自禁回來同銀子熱烈地擁抱一次。

好容易把熙兒哥催走了，自己就下床來洗臉，對着桌上的小鏡子梳頭。

門呀呀一聲，銀子在鏡子中看見她爹從外面走進來，喚了一聲。

老人點點頭，燃了旱烟，默默地吸了一會！

『你才起來？』

銀子一面打着髮辮，一面對鏡子裏的父親點點頭。

老人似乎有什麼話要問，但遲疑地頓了一頓，拿起烟旱吸兩口，讓烟霧遮住自己的臉。

『銀子，剛才誰在這兒？』

那個一怔，動作慢下來：

『唔……是熙兒哥。』

『他來幹嗎？』

銀子想對父親直說，但一句話含在嘴裏，却沒有勇氣說出口來，就撒謊一句：

『他來找你的。』

『找我？』老人笑了一笑，『剛才他碰見我，幹嗎反躲開我？』

銀子的臉紅起來，低下頭，故意去挑嵌在梳中的頭髮。

『熙兒來找你的是不是？』

那個害羞地點點頭。

『來找你幹嗎？』

『跟我閒扯。』

『閒扯些什麼？』

銀子想了一想，鼓起勇氣來：

「他來求我一件事。」

「求你？」老人睜大了眼望着鏡中的女兒。

「嗯，」女兒頓了一頓，輕輕地：「他要娶我。」

「娶你？」

銀子覺得父親的聲音有些異樣，抬起頭來望鏡中，只見鏡中父親的臉，很沉鬱的皺着眉。

「銀子，你不是說熙兒的媽跟你不對嗎？」

「是的。」

「那……？」

「就爲了這件事，熙兒哥想找你談談。」

「叫我想辦法嗎？」

「辦法，我們已經想好了。」

老人苦笑：

「可以告訴我嗎？」說着，走到桌旁去坐下。

「當然，還得要求你呢！」銀子興奮地一面說，一面匆匆收拾梳針什麼的，把椅子拖近爹身  
前  
面對坐着，兩手撐在老人的腿上，親切地：「爹，熙兒哥說他帶我離開這兒。」

老人一驚：

『離開？』

『不過，爹，我們就回來的。因為他媽反對我，我們逃到別處去成親，過三五個月，說不定一個月就回來的。』

老人沉默下來，一雙眼睛黯澹地朝空中呆望着。

『爹，你不高興嗎？』

『不。』

『那你幹麼不說話？』

『我在想。銀子，做長輩的心都是一樣的，你是我女兒，早晚要嫁出去，你記得我的，常常來看看我，我就夠高興了，可是熙兒他媽，她也祇這末個兒子，要是熙兒走了，她心裏會怎麼想？』

『爹，你反對我走？』

『不，銀子，我並不反對你，熙兒人好心好，我也把不得你們能成一對。可是熙兒媽跟你不對。……』

『所以咱們要離開這兒。』

『不告訴她？』

『不告訴她。』

『銀子，你聽我一句話，我們做人應該顧個前後。你們不妨先同她說明，假如她反對，你們再出走，也落得個名堂。你們現在這麼偷偷走了，她一定來找上我，我那時用什麼回答她？』

銀子悲涼地：

『去跟她說？我知道，她一定不會答應的。她跟我像冤家樣的。』

『冤家？』

女兒委屈地伏在父親膝上哭起來：

『爹，我不懂，我真不懂，她幹麼跟我不好？』

老人撫着銀子的頭髮，嘆口氣：

『我知道，她幹麼同你不對？』

女兒抬起頭來！

『爹，爲什麼？爲什麼？』

『說起來話長！』

銀子搖着父親的腿，請求着：

『爹，你告訴我，你告訴我！』

老人想說，但立刻噤了下去，嘆了口氣：

『現在還不是說的時候，銀子，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走？』

『今兒格晚上。』

『這末快？』

銀子點點頭，但怕太傷了父親的心，安慰着：

『爹，我們就回來的，爹！』

『你們真不打算告訴熙兒媽？』

『她不會答應的呀！』

『可是——』

『什麼，爹？』

老人祇淡淡地搖了一搖頭，把女兒從自己膝上推開，向門口走兩步，站定下但並不回過頭來，身子背着她說話，聲音很啞澀：

『好吧，我隨你們，不過你臨走前，我要同你說幾句話。』

銀子聽着她爹的話，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外，她呆立着，一股陽光從窗外射進，流過她的身體，照在地上，她的輪廓在地上劃起一個深黑的影子。她感傷地想：明天太陽昇起的時候，在這屋子裏就不再有這影子了。

熙兒哥偷偷地來催促一次，銀子揀了些隨身衣衫，很簡單地打了一個包袱，什麼都整理好了，心裏總覺得有什麼放不下心。腦子裏空落落的安靜不下，立也不是坐也不是，盼望天早點黑，可是又有些怕，有些不安。

她爹踏進門口，臉色很陰沉，望望她身子，和放在床上的包袱：

『你打算走了嗎？』

點點頭。

『你跟熙兒約好在那兒？』

『紅森林。』

『銀子。』老人走近來：『我說過，你們出走，我不反對，你是我的女兒，祇有一個，我什麼都可以依順你，你從小死了娘，我把你撫養成成人，捨不得罵一句說一聲，今兒格，你一走，祇要你以後記住我就夠了，但是在你離開前，我要求你一件事。』

『爹，說什麼要求，我是您女兒，你有話儘管吩咐。』

『我要你跟我出去走一次。』

『出去？到那兒？』

『你別問，假如你孝我，你就跟我走一次。』

銀子立着，她不知該怎麼好，但是老人苦惱的臉和哀婉的聲音深深地打動了她，她不忍違抗，這是父親第一次對她的請求，也許是最後一次，她堅決地點點頭。

「爹，我跟你去，不過要多少時候？」

父親迷惘地：

「說不定。」

「我把包袱帶去好嗎？」

「也好，」說罷，猶如忍不住地扭過身朝門外走去，銀子提起包袱，跟在後面對屋子四周留戀地多看一眼，老人把門鎖上，朝山上走去。

「到山上去？」

「嗯，在山上。」

兩人一前一後在山徑上走着，夕陽在山頂上露出半個紅臉，火恣恣的，把山樹山草點染一片金色，老人朝着灼人的陽光，睜不開眼，祇垂下了頭，一步一步自顧向上走，像在沉思什麼。銀子跟在後面，他父親的身子替她遮住了陽光，她把包袱提在手灣裏，一面走，一面朝四面張望着，這條山徑，她踐踏了十多年，這裏的一草一木對她是多麼熟悉，差不多都是自己兒時的伴侶，明天太陽再升起的時候，路還是這末曲曲折折，樹草還是這末搖搖擺擺，而自己不知到了那裏？她不禁多望兩眼，落了後。



老人已走上半山窪，對她大聲喊着：

『銀子，銀子！』

她抬頭一看，『啊喲』一聲，加緊脚步向上趕去，氣吼吼打算問父親幹麼跑到這兒來，身子一站定，還沒開口。老人走到她身前，沉鬱地：

『銀子，我帶你來見一個人。』

銀子莫明其妙的一呆：

『見一個人？誰？』

老人並不回答，回過身去，手指朝松林間一指，銀子驚疑地沿着他的手指朝前看去。

一個顫抖，蒼老的影子從樹叢裏慢慢走出來。

銀子嚇得倒退一步：

『黑兒媽！』

『是的，是我，銀子。』說着，她撫着拐杖一步一步走近來，她的銀絲般白髮蓬鬆着，衣衫穿得很零亂，帶滿了柴刺，她的左手按上銀子的肩頭，手顫抖得很厲害：

『銀子，聽說你要走了？』

『不……不……』銀子氣喘着。

『不用瞞我，銀子，不用瞞我，我都知道，你爹告訴我了，我都知道。』

銀子扭過頭去看父親，眼內閃着怨憤的光茫，老人內疚地垂下了頭。

銀子，「熙兒媽的聲音很溫和；」你們走，我不攔你，熙兒我已經放他走了，他現在怕已在紅森林等你，他是直心漢子，說不清，可你銀子是個懂事的姑娘，我想在你未走之前跟你談談。」

「好吧。」銀子似乎着了魔一樣，覺得迷惘，無力。

「先到我家去坐一會，我慢慢跟你談。」說着老人拄着拐杖自顧向山窪走上去，銀子失去了自主的跟在後面，心裏又亂又怕。

她們走上了山窪，跨進了屋子，熙兒媽把門闔上，屋裏頓時顯得很黑暗，她讓銀子坐在桌旁，自己巍抖抖的點上燈，燈光發出黯黃的光芒，猶如風沙中的太陽，老人倒了兩杯茶，一杯放在銀子面前。從杯子中冒出的熱氣，在兩人中間裊裊着，對方的臉，在氣霧中看過去，彷彿罩上了一陣紗，渺渺茫茫的，如夢如醒。

「銀子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

「十九，我熙兒是二十，相差一年，論長相，論品性，你們正好是一對，實在說，我也很喜歡你，可是銀子，事到如今，我跟你直說了，我……我不願意你們配成一對。」

「爲什麼？」

『爲什麼？說起來話太長，不過：銀子，在這個時候，熙兒已經在紅森林那邊等着你，而我還把你叫來，同你說話，你總可以想到我對你們的結合是多麼不願意，熙兒是個蠻牛性子，我做娘的知道他的脾氣，勸他一百聲也是沒用，男子的心都是直槓槓的，所以我一句不說讓他走，他騙我去打野牲，我不說破他，我也不勸阻他，我知道我對他毫無辦法，我就把這希望放在你的身上，銀子，你聽我一句話，你別跟熙兒，你跟了熙兒對你沒好處，我不是騙你，我幹麼要騙你？熙兒是我親生的兒子，我爲什麼憑白無故的挑撥你們？』

『可是，熙兒媽，爲什麼我同熙兒在一起會沒好處？』

『銀子，我今天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不讓你同熙兒成一對，我自己肚子裏有一個說不出的苦衷，這苦衷我從來沒告訴過熙兒，我也不能告訴你，我祇有自己悶在肚子裏，我平時不讓你們親近，我臉上裝得凶，我肚子裏自己也在哭，可是還有什麼法子？老天爺替咱們安排下這麼一個的命運，使我有苦說不出，使我眼淚流不完。』

『熙兒媽，你的話我一句也不懂。』

『是的，你不懂，這是上一代的事，我也不願意在你們兒輩前把它說出來。』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總是想勸我別跟他，勸我們別一起走，可是我們爲什麼要走？是你逼我們這末做！熙兒媽，你不讓我們結合，你又不讓我們走，難道你一定要活生生的拆開我們幾甘心嗎？』

『銀子，我說過，我並不要分開你們，祇是我心裏有一個苦衷，我不讓你們結合並不是爲我自己，祇是爲了我從前曾經對一個人許下過心願。唉，我沒想到你們竟然要走，爲什麼要走呢？銀子，你聽我一句話，別走，別走，你們走了以後將來要悔的。』

銀子忽然冷笑了一聲，眼內閃着勝利的光彩：

『黑兒媽，我聽人家說，您從前跟黑兒的爸爸也是偷逃出來的嗎？』

老人瞪着兩眼，很驚奇的瞧着對方，這一句話深深的刺傷了她的心，她好容易使自己安靜下來，臉色顯得灰黯黯的，很是陰沉，左手緊緊握着桌上的茶杯，茶冷了，手心里的冷汗把杯子染得很滑黏，她張一張嘴，說得很輕，很無力：

『是的，銀子，我從前也是跟我丈夫偷逃出來的，可是因爲我偷逃出來而吃了不少的苦，我今天才勸阻你別跟我兒子一起走，我應該告訴你，把我的故事告訴你，比我憑空勸你一百句還要有用，』老人抬起頭，做夢似的訴說起來，『銀子，二十年前，那時候的我就好像現在的你，我跟你一樣年輕，一樣美麗，我家也是住在山窪子上，從小許配給周家集一家姓周的，在我十八歲那一年，爹媽都死了，就跟着我舅父到夫家去，從我家到周家集，要過一個大草原，就在這大草原上我認識了黑兒的爹，一個比黑兒還要強壯，還要慍悍的男子，我認識他沒多久，可是他的影子深深印在我腦中，那時候，不顧人家怎麼樣恥笑我，責罵我，我打定主意跟他住，可是舅父和他爹都反對，他又犯了一件血案，我們就偷偷的逃了出來，那時候我跟你現在一樣，心裏充

滿了希望，很大的希望，在臨走的時候，有一位叫洪老爹的長輩，也像今天我勸你那樣的向我勸說，他要我別違抗命運，那時候，我祇夢想着將來，就不顧他的勸告，當晚上跟熙兒爹逃走，我們逃出了險地，住到這山上來，我們沒有錢，我們沒有熟人，困苦地一年一年地過着，熙兒還沒滿一週歲，我跟我丈夫之間就起了裂痕，他出門一個月回來疑心我有不端的行爲，我知道，他疑心我的理由，是因爲覺得我這個人本身有一種缺點，這缺點是說我爲人缺少主見，容易受人擺佈，他以爲我能隨隨便便跟他逃走，我也可能隨隨便便跟別人逃走！」

老人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

「這事離開現在不過二十年，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後一點沒有兩樣，只是熙兒長大了，長得和他爹一樣，而且也要和他爹一樣的爲了婚事偷偷的逃走，難道老戲要重演一次？還是老天爺因爲我們上一代做了錯事給我們的報應？銀子，你決心要走，我千言萬語勸你也沒用，你一定也用二十年前我回答洪老爹的話來回答我，是的，誰知道那前途茫茫的命運？可是你們的事同我的事太像了，你知道二十年後你的命運，你就看看我熙兒媽現在的遭遇，假如出走是好的，我現在何至於這末痛苦！熙兒是我的親生兒，他像他的爹，他的爹把我帶去，又把我遺棄，你能保得住熙兒不會有這樣一天？我不是故意毀謗我自己的兒子，而是因爲我自己已經吃够了這個苦，我不能讓下一代踏我們的舊路！」

銀子木人一般坐着，在她眼前什麼都消失，祇有熙兒媽，蒼老，苦痛的臉展在燈光下癡癡着

，她忽然對這老人起了深深的同情和憐憫，彷彿自己會對她做過一件罪大惡極的錯事，這時候應該向她求原宥，她呆呆的凝視着。

熙兒媽揩去了淚水，聲音變得更溫和：

「自從熙兒爹走了之後，我心灰欲死，要不是熙兒留在身體，我怕早就死了，我把希望都寄在這孩子身上，我也把我自己的血汗化在這孩子身上，他父親給我的最痛苦，我想在兒子身上得到一些報償，你沒有想到我養育熙兒的千辛萬苦，我寧願自己挨餓，我寧願自己溫飽，而不讓熙兒受一絲飢寒，我爲的是什麼？我眼望着他一點兒一點兒的在我懷中長大，學走路，學說話，一直到十六歲，我還每夜伴着他睡，他越大越像他爹，我望着他又是高興，又是痛心，他長大一年，我就減輕一點責任，可是我熙兒他雖然是蠻牛性子，到是很依順我，二十年前我撫養他，二十年後輪到他來服侍我，假如他走了，平時同我最親近的人走了，遠遠的離開我，這空洞洞的屋子裏就祇留下我一個，我想起了二十年來一番養育的苦心，我想起了二十年來日盼夜望的希望，我想起了他咿咿呀呀學話的時候，我想起了他搖搖擺擺學走路的样子，我想到他父親無情的遺棄了我，而現在他又遠遠的離開我，遠隔千里，假如有什麼病痛痛痛，呼之不應，喚之不來，到那時怎不叫我這個年邁蒼蒼的老娘爲之心碎！當初我和熙兒爹出走的時候，那洪老爹曾說我不該離人骨肉，現在輪到我遭到這苦痛，難道這真是報應？銀子，你自己將來也有子女，你不忍別人帶走你骨肉，你又何忍讓熙兒離棄我。銀子，你……！」

老人說到這裏已經泣不成聲，淚水像珍珠般橫在老臉上。銀子還呆呆的坐着，兩顆黃豆大的淚珠嵌在眼角，下脣微微起着顫動，燈火上冒出來的黑烟突突跳動，使映在牆上的黑影起着搖擺，氣候似乎漸漸轉涼，從門縫中流進來一股股晚風。

銀子驚醒過來地到門前去向外張望一下，性地回身來拿起包袱，老人的兩眼絕望地對她瞪着，渾身起着顫抖。銀子含着淚，心裏亂得像有千萬螞蟻在爬動，她手脚發軟地靠在桌子上，也不向老人說一句話，也不做一個告別的動作，祇呆呆的對着她立了一會，然而回過身，慢慢地推開門，走出屋子去。

屋外灰黯黯的罩上了夜羽，月亮在空中嵌着，星星還不十分明亮，銀子沿着山徑一步步走下去，山風把落葉托起在空中旋了幾旋，輕輕的滾下山脚去，她朦朦朧朧地向前走着，耳邊似乎依舊繞着熙兒媽的咽鳴，她逃避似的低下頭，匆匆往下衝，到那兒去呢？真的到紅森林去會熙兒？會到了他真的跟他走嗎？這不是夢吧？爲什麼這般重大的事，而自己的腦子裏却顯得這末渺渺茫茫？剛才那老人對自己說了些什麼話？好像一句都記不起了，但自己的心頭却引起了極困擾人的煩惱。

她急急地走完山徑，踏上了大草原，草原在月亮下顯得很柔軟，她每次踏下去跨出來，草茵便發出輕低的索索的回響，晚風在草海上吹出一種蕭瑟的音樂，她低下頭兩眼望地朝前走，走得很快，草原在她身下像流水一般向後退去，她的眼睛漸漸感到昏花。晚風吹在身上，覺得很涼快

，忽然想到什麼地一怔，恍惚在某一次也會獨自在月夜在這大草原上走着，好像也是去會一個什麼人，是在一個夢裏吧？情境同現在一樣，難道還在做夢嗎？她驚異地回頭向四周看看，天已完全昏黑，月亮帶着一隻星星在上面跟着她走，草海塗上一層銀白色，風吹來，像波浪一般向遠處泛滾過去，四周多麼靜，莽莽大草原，滿天星，在浩瀚的天地之間一個孤獨地向前走着，走到那裏去呢？難道真的跟熙兒哥離開這兒嗎？冥冥中似乎覺得這不可能，而且不會發生的，她覺得自己的出奇的鎮靜，她早晨和熙兒商談時的熱情現在完全消失了，她的心在漸漸發冷，踏着草原宛如踏在棉花上，一些不着力，掛在肩上的包袱漸漸落下來，她的額上，鼻子上冒着冷汗。

她越過了草原，走到了「紅森林」山脚下，她向上望一眼，山上烏黯黯的，高大的樹，像一根根老人的手指，在月光下互相擠動，她踏上山徑，一步一步朝上走，山徑兩旁長滿了樹，樹葉密密匝匝的，抬頭望不見天，月光照下來，給葉枝圍成零碎的一點點，一絲絲，像撒下一大把小銀塊，忽隱忽隱。她曲曲折折的走了好一會，汗水浸濕了她的背心，她站定了，透一口氣，向上面望着，看上去不多遠，從樹林間透出一點火光，她就鼓着力氣，繼續向上走，忽然聽得有人在喊她，聲音越來越近，熙兒哥飛快的趕下來歡迎她，把她扶上去。在一塊空地上，一堆火，一隻駿馬安靜地站着，銀子無力地在一塊石上一坐，喘着氣，把手絹拭着臉。

熙兒哥跑在她身旁，笑着說：

「銀子，你怎麼這樣晚纔來？」



那個並不回答。

『銀子，我等待你好久，天沒黑我就到這兒，望望山下，老不見你影子，我以爲你爹把你攔阻了，正打算去找你呢。』

女的抬起頭，看着熙兒興奮的臉色，在火光下越發顯得紅潤。

『銀子，你不舒服嗎？』

搖搖頭。

『銀子，你快息一回，不早了，咱們得快走。』

銀子依舊一聲不響的坐着，兩眼圓睜地凝視前面的火光，火光在她美麗的眼瞳裏印上兩顆紅星，她的眸子漸漸縮小，那火星也隨着漸漸黯淡，接着爆出來兩朵水花。

『銀子，你怎麼啦？』熙兒哥趕過來，抱着她。

她悲慟地搖搖頭，淚珠，雨水般落在熙兒的衣袖上。

『銀子，你告訴我，你爲什麼哭？』

『我……熙兒哥，我不能跟你走。』

那個驚異地放開她：

『不能跟我走？銀子，這爲什麼，說得好好的，你怎麼……』

『別問我，別問我，熙兒哥，總之我不能跟你走！』

『爲什麼呢？你總該有個理由哪！』

銀子傷心地搖着頭，下顎抖動得很厲害。

『那末，你早晨幹嗎又答應我？』

那個依舊緊閉着口，熙兒站起來，兀兀地立在她身前，望着他，他的臉由綠變成蒼白，他憤憤地咬着牙床！

『銀子，我明白了，你不肯我跟着，因爲你怕吃苦，是的，你是出身嬌養慣的小姐，我窮小子怎麼配得上你，你應該嫁給張家少爺，有吃有穿，這纔門對戶當，用不着跟我逃出去吃苦！』

熙兒的責罵，像一把把利刀刺着銀子的心，但她默默忍受着，祇痛苦地流着淚，熙兒突然憤怒地野獸般握住她兩臂，亂搖着：

『你既然存心要嫁他，你幹麼還來戲弄我，我什麼都準備好了，你纔露出尾巴，你把我當作了什麼東西！我悔不該不聽母親的話，她早就說我跟你配，可是我相信你，你不是那種人，沒想到你真是這種人！』

銀子如木人一般由熙兒搖着，推着，罵着，她一句話也不說，她說什麼好？熙兒看她那付神氣，越發憤怒，心內像有一盆火在燒，憎恨，羞辱，妒嫉，失望，一切痛苦的心理全在他腦海中交織着，他緊緊握着兩拳，眼瞳由小而大，又慢慢地收小，忽然一聲苦笑在嘴內吐出來：

『哼，可是你以爲我就這樣算了？我還有什麼臉回去？難道叫我將來眼看你跟張家小子成親

？你會戲弄我，叫我吃苦，難道我就不會叫你吃苦？你不嫁給我，你也休想嫁給別人，你不跟我走，那我……我……！

熙兒虎的竄到火堆前，搶起幾枝火柴，往四周樹林裏一擲！

銀子恐懼地尖叫一聲，立起來想逃，被熙兒一把推在地上，順手從馬鞍上取下一條繩索，將銀子渾身亂綁着，銀子拼命掙扎着，哭喊着：

「快放手，放手，我有話，有……」

熙兒瘋狗一樣，把她綁在一枝樹上。銀子死命掙着身子，四處樹林都已着了火，濃烟霧一般向這裏滾滾過來。

銀子搖搖着，頭髮披住了臉，她把身子亂滾，哭喊着，厲聲地尖叫着，哀求着。

熙兒立在她前面，報復地得意地對着她冷笑，火光漸漸逼近來，把他倆身子照得通紅，銀子無力地呻吟幾下，給烟葉昏過去……

熙兒媽焦急地在屋子裏踱着，在椅子上坐了一會，又推出門去，門外一片白銀的月光，她走到外面，眯着眼向紅森林那邊望望一眼，出於意外地只見在黑黢黢的高山映現出一片火光，她不信地走前去幾步再望着，突然驚醒過來的臉色變成死去一般蒼白，她不顧一切的搖着老邁的身

驅向山下衝去，荆棘擋住了她，她一連滑了幾交，但她不顧疼痛的撐起身來拼命往山下奔去，離山脚不到丈把遠，她的脚撞在一塊尖石上，身子一屈，猛地滾到山下，她的腦勺上流着血，覺得渾身像刀扎一般痛，她氣喘着，流着汗，忍着痛把身體撐起，搖搖幌幌的繼續向前奔，兩眼望着那邊山上的火光，嘴裏不知在叫些什麼，她亂衝着，搖幌着，猶如大海上一片枯葉。正在昏迷欲倒的時候，忽然聽得後面傳過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她立刻站停身望着，只見一匹駿馬，上面伏着一個人影，也向紅森林那邊奔去，她伸手搖着，喊着，那匹馬一時勒不住韁，虎的在她身邊竄過，老人站不住脚，尖叫了一聲，倒在地上，那匹馬衝過去幾丈遠，騎在馬上的把身子一昂，前蹄海浪一般撲起來，一陣嘶叫，馬頭一撥，又趕回來，不等馬停，那人影就從馬上跳下，奔到老人身邊，把她扶起來。

黑兒媽睜開眼來，朦朧朧地望着對方，想對他說些什麼，忽然眼內射出一種異樣的光彩，渾身起了痲慄，手指顫抖地指着對方：

「怎麼，你……你是涼哥！」

涼哥也意外地一震！喊起來：

「怎麼，你，紅娃！」

紅娃一句話也說不出，祇是流淚：

「涼哥，我沒想到，你……」

涼哥握住紅娃的手，悲涼地：

『紅娃，你怎麼啦，你？』

紅娃突然甦醒過來的，顫抖地把他一把抓住：

『涼哥，快，快到紅森林去，那邊起了火，咱們，咱們的熙兒……』

『熙兒！』

紅娃點點頭，氣喘着：

『你快去救……救他！』

涼哥小心地把她放在地上，霍的立起，向馬背上一躍，兩腿一夾，駿馬虎的向前竄去——箭一般，竄過大草原。剛竄到山脚下，打算趕上去，只見山上火勢越來越厲，整個山寨變成血紅一片，把天空也染成了紫色，濃黑的烟潮水一般噴出來，在火光中，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個人騎馬的影子，迷了路般的到處亂竄着，涼哥奮不顧身在火烟中衝上去，在他還沒有趕上幾步，只聽得上面一聲慘叫，他昂頭看，祇見那駿馬高高舉起前蹄，在半山中，向空中一躍，連人帶馬滾了下去，一聲絕望的慘叫使整個山林起了顫慄。涼哥渾身起了冰陰的感覺，立刻撥回馬頭，趕下山去，圍着火林到處找着，看不到一絲影子，他喪然地騎着馬回到紅娃那邊。

他的馬漸漸走近紅娃，紅娃已在地上立起，抱着滿腔的希望與沖沖從對面趕過來，他畏怯地把馬越放越慢，而對面的紅娃也越走越慢，等到兩人能完全看清楚時，她木人一般立定了，眼內

射出無限的絕望，無限的悲憤：

『熙兒……？』

涼哥從馬上跳下來，過來扶住她，哄着她：

『紅娃，你放心，熙兒沒遭到什麼意外，我已經找到了他，他叫我先回來，他說……他還有

事。

那個眼內立刻透出喜悅的光茫：

『是真的嗎？你別騙我。』

涼哥口吃地：

『我幹麼騙你，紅娃，我看你支持不住了，我先扶你回去。』

『涼哥，你看見銀子沒有？』

『銀子？』

『一個姑娘，長得很好的，她沒和熙兒在一起？』

涼哥含糊應着：

『唔，我瞧見過。』

紅娃快慰地笑起來：

『我知道，他們現在一定在商量什麼了，不肯先來見我。』

『紅娃，你不先回去息息？』

『不，』那個固執地搖搖頭：『不，我要等他們回來，一起回去，我就在這兒息一會。』說着，無力地坐在草原上。

涼哥無奈地伴着她，兩人面對面坐着，面對面望着，二十年的隔離，使二人增加了不少蒼老，涼哥的臉上已長滿了鬍鬚，身子也沒有從前茁壯，二十年前明郎英俊的臉上，已刻上不少皺紋。而現在坐在涼哥對面的顯得老邁腫脹的老婦人，就是二十年前的紅娃，一層蒼老的面網遮住了過去的美麗，一對嬌媚的眼睛已失去光彩，祇透露出一種如訴如泣的憂鬱的光茫。

『涼哥，』

『唔？』

『這二十年來，你住在那兒？』

『我就住在右山脚下。』

『右山腳上，住得這末近？你爲什麼就不來看我一次？涼哥，自從你走後，我把熙兒辛辛苦苦撫養着，過一天如一年，過一年像過十年，我天天盼望你回來，可是總不見你影子，我每夜醒着，等着你的敲門聲，可是我每晚眼瞪瞪等到天明。』

那個痛苦地：

『紅娃，過去的事別再提了。』

『我不提，我不提，我們已經老了，還提這個幹什麼；祇要我現在還能見到你，我死也情願。這二十年來，我好在有熙兒伴着我，涼哥，要不是爲了你，也不會有今晚這場禍事。』

『爲了我？』

『是的，爲了你，涼哥，咱們熙兒今年已經二十歲了，他長得很像你，他照中了一個姑娘，是我不答應。』

『爲什麼？』

『因爲……因爲她是小均的女兒。』

『小均！』

『唔，小均，你還記得嗎？爲了他咱們夫妻反目，爲了他咱們活活的分離了二十年，可是涼哥，今天我還要告訴你，我同小均的事完全是冤枉的，完全是一種誤會，可是這小小的誤會却造成這末大的不幸！你走了，我爲了表示我的心地，在這二十年中我不踏出門口一步，小均也從不上我們家來，可是沒想到熙兒竟看中了小均的女兒銀子，這姑娘長得好，品性也好，可是因爲她是小均的女兒，我不肯讓熙兒同她配成一對，我這個做娘的太自私了，可是我爲了什麼？我是爲了你，我是爲了對你表白我的心意，可是，我却害苦了這兩個年輕人，他們不得不偷偷的約着一起逃走，我把銀子勸住了，大概惹了熙兒的火，燒起山林來，現在你回來了，涼哥，你應該作主，祇要你答應一聲，讓他們達到願望吧。』



涼哥一直靜靜地聆聽着，他費力忍住了悲憤，祇迷惘地點點頭，一面替她抹去額上的血跡，但仍不住地在流出來。

紅娃欣慰地抬起頭，望望紅森林上的火光：

『涼哥，我沒想到熙兒不但人相像你，脾氣像你，連他做出來的事也像你——出走！涼哥，你還記得咱們出走的事嗎？』

『我記得，紅娃。』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半路上。』

『你的馬脫了韉，我幫着你收住，可是你還罵我。』

『後來，我不知怎麼的會騎上了你的馬，被你瞧見了，你來惡弄我，』忽然指指前面的馬匹：『涼哥，這匹駿馬還活着？』

『不，已經換了兩代了。』

紅娃懷舊地嘆了一口氣：『唉，那匹馬真好，跑起來真快，我還記得遇見土匪的那晚上，你的槍法真好，現在還這樣好嗎？』

『不了，紅娃，我老了。』

『我記得那晚上喪了不少性命。一個土匪衝到我車前來，對我舉起了槍要開，是你把我救了去。』

『就爲了這件事，你的表哥跟我決鬥，紅娃，我想不起了，你表哥叫什麼名字？』

『小山。』

『是啦，你舅父叫鍾大山。後來小山躲在草原裏想謀害我，却被我殺了。』

『涼哥，那時候我真怕。』

『我們待不住，就打算逃走，沒想到臨走還闖了這末大的禍，我的爹——別提了，這些舊事別再去提它了。』

『這些舊事還提它幹嗎？但是，』紅娃望着遠方，眼睛發着光：『可是這些個舊事叫我怎麼忘了！在你走後，我祇要一眼望見這大草原，就禁不住要哭！』

『紅娃。』涼哥痛苦地喚叫一聲，兩人都憂抑地沉默下來，遠處有一隻鴉鵂在啼着，這淒涼的聲音他好像在什麼時候也會聽見過，他忽然感到年月的消逝，過去的一切像霧一樣的消失了，現在祇留下當年的回憶，這些回憶使他悵惘，使他痛苦，使他永永不忘，不論經過幾十年，不論自己多麼蒼老，祇要他一望見大草原，就會在眼前升起一個幻像，一匹駿馬騎着——對青年男女，男的是他自己，女的是紅娃，在這莽莽的大草原上疾馳而過，蒼綠的大地之海上，閃閃着一條鮮艷的紅巾，銀鈴一般的笑聲，在前面跳着逃開去，撇開蓬車去追——追不上了，過去了，這一切歡樂的情景被歲月沖了去，沖淡了，淡了，剩下一片渺茫，他痛苦地搖搖頭，眼底滾上一層清水。

他回過臉，看見紅娃無力地把頭枕在他臂上，面色很蒼白，額上的血還不斷地流出來，撫摸她的胸口，跳動得很劇烈：

「紅娃，咱們先回去吧？」

「熙兒……？」

「他就會回來的，咱們回屋子去等吧？」

「回屋子，『酸澀地：』『是到你的屋子，還是回山窪上？』」

「回山窪，回山窪。」

紅娃滿意地微笑起來，涼哥把她扶起，抱着，讓她坐上馬背去。

正在這時，忽然從紅森林那邊，一個蒼老的影子搖搖幌幌的向他們衝過來，一面瘋狂地大聲喊着。

紅娃把手向涼哥搖了一下；要他停一下，兩眼恐懼地向前面望着。

那人影漸漸衝過來，在不遠處站定了，悲涼地喊：

「熙兒媽！」

「小均，你！」

「熙兒媽，銀子跟熙兒都……都完了。」

紅娃驚恐地叫了一聲，回頭去看涼哥，涼哥軟仄地垂下了頭，她覺得一陣痛澀，一陣昏迷，從馬上墮了下來……

涼哥急忙把她從地上扶起，含着淚水望着她蒼老死灰的臉，痛苦而絕望地哭喊着：

「紅娃！……紅娃！」

